

126240

版出月一十年二六九一

# 風蕉

Chee Foon Monthly

1 NOV 1962



## 本期要目

白獅  
 殘陽  
 小皮匠  
 誤會  
 自由的召喚  
 街頭的鑼聲  
 阿茵  
 馳赴黎明的列車  
 午後

錢歌川  
 斌子  
 王敬義  
 黃崖  
 沈安琳  
 原上草  
 陳孟  
 魯莽  
 于翎



5201  
3600

121

(費收另不叢文篇中)角三份每

## 編者的話

由於缺乏精彩的來稿，這一期的「小論」暫停，我們寧「缺」不「濫」，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

錢歌川是有名的翻譯工作者，他給我們翻譯的這一篇「白獅」，是權威文藝刊物——「大西洋」最近的小說徵文入選第一名佳作；「大西洋」的小說徵文向為文壇所重視，入選的作者往往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白獅」的作者是義大利的新聞記者，以前常用義大利文發表小說，這一篇「白獅」是他第一次用英文寫的小說，想不到竟一舉成名。

斌子是一位大家熟識的作家，他的「陽光下的人羣」和「生命的浮離」都曾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相信讀者們會和編者一樣的歡迎他參加這塊園地的耕耘工作；「殘陽」是斌子一部未發表的長篇小說「封港」中的一章，筆觸不但美麗，而且帶有感情，盼讀者細心去欣賞。「誤會」是黃崖的一個新的嘗試，它雖然着重於心理描寫，但却沒有枯燥沉悶的感覺。「阿茵」是陳孟近年來最為優秀的作品，在這篇小說中，我們明顯的看出他已往前躍進一步，希望他能維持「阿茵」的水準，並繼續向前邁進。「午後」雖然很短，但讀來却趣味無窮，讀者內心引起的波浪是微妙的。

擱筆許久的魯莽，又繼續他的創作，本期發表的這篇「馳赴黎明的列車」仍保持他一貫風格。沈安琳是第一次為本刊撰稿，以鳥和籠作為題材的散文很多，但她的這篇却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又因為文中的記叙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寫來特別感人。王敬義、原上草、于青，都是大家熟識的作者，不再在此介紹。

許多投稿的作者往往忘記在稿端書明自己的詳細通訊處，致使本刊在寄發稿酬或退稿時，發生很大的麻煩，有些作者再三的來信請求我們退還某篇稿件，但一直未附有通訊處，確使本刊全人啼笑皆非。在此，我們呼籲每一位作者（不管是舊的或新的），在每一篇來稿上都請書明詳細通訊處，以免自誤。

## 目錄

|                          |                           |
|--------------------------|---------------------------|
|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 方程式 (詩)..... 林方 (17)      |
| 白獅 (小說)..... 錢歌川譯 (3)    | 落雨的黑夜 (詩)..... 秋吟 (17)    |
| 殘陽 (小說)..... 斌子 (5)      | 昨天 (詩)..... 狄遲荐 (17)      |
| 歌海篇 (詩)..... 張力 (7)      | 愛的輓歌 (詩)..... 沙河燕 (17)    |
| 南方小夜曲 (詩)..... 林蕙 (8)    | 馳赴黎明的列車 (散文)..... 魯莽 (18) |
| 小皮匠 (散文)..... 王敬義 (9)    | 午後 (小說)..... 于翎 (21)      |
| 誤會 (小說)..... 黃崖 (10)     | 世界文壇 (報導)..... 資料室 (23)   |
| 自由的召喚 (散文)..... 沈安琳 (13) | 在海之濱 (散文)..... 于青 (封底)    |
| 街頭的鑼聲 (散文)..... 原上草 (14) | 穿過公園的日午 (詩)..... 王憲陽 (封底) |
| 阿茵 (小說)..... 陳孟 (15)     |                           |

附中篇文叢一冊

冷若夢..... 張子深

# 白獅

Mauru Senesi 作  
錢歌川 譯

不要以為羅比是一個特別高尚的白人，而安塔洛就是一個特別原始的黑人。他們兩人的文明程度，簡直可說是相同的；也許安塔洛的還要略勝一籌，因為他曾在角城大學讀過兩三年書，而羅比在中學畢業之後，只進過獵人訓練班罷了。

這兩個人在性格上也沒有什麼大的不同——要不然的話，有什麼事情發生，就很容易說明了。事實上，他們兩人是非常友善的。單只兩個男人，同在森林裏，住上好幾個月之久，而沒有發生過衝突，乃至彼此憎恨，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總括一句，在體格上他們是很相似的，想到羅比的面貌以白人來說是粗眉大眼的，而安塔洛在黑人中則算得上面目端正的一個。他們好像是兄弟一樣，只是由於母親的反覆無常把他們的皮膚染成了不同的顏色罷了。但安塔洛的黑皮膚卻更要來得生動而自然。和他比起來，羅比的皮膚好像是想了一色的，暗晦而帶虛假。我終日都不敢看我自己的手，生怕我的膚色也會變成那個樣子。

我爲着想要獵獅，出發到它們的產地去了。對於一個住在非洲的男子，總不免有時候想要出去獵獅的，不只是爲着想要找點事做。那是一種壓倒一切，挺而走險的欲望，就像把你所愛的女人打一個耳光，以嘗試做主人的味道那種欲望一樣。

安塔洛和羅比兩人都獲得了行獵的特許權。每當一個人想要獵獅的時候，就和我一樣，出發到它們的產地去。他們兩人住在一個圓形木材造的小屋中，那屋子建在森林邊緣上一個沒有樹木的小丘上。有時，你從窗口悠然望去，就可以用槍打到一頭獅子，他們告訴我。安塔洛又補充着說，有人確是如此做過，不過在空曠的原野上對面遇見一頭獅子，那另有一番滋味，更爲妙不可言。

安塔洛那人有一種軟化的神色；從他的眼睛當中，發出溫柔而生氣勃勃的，驚異的光采。這一點他和羅比是不大相同的。羅比的眼色老是籠罩着一重嘲弄、不安、倦怠，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永遠也不會清朗的。

如你所知道的，關於他們眼睛的這種觀察，是很重要的一點，即令那時我因爲一心一意專注在獵獅上，而沒有十分去重視它。黑人的眼睛和白人的眼睛老是有着一種不同的地方，而安塔洛和羅比兩人的眼睛，其不同更爲顯著，因爲在其他的一切上，他們都完全一樣呢！

那頭白獅在幾天之後作爲我們獵取的對象而出現了。過去好幾天，我們毫無結果地去搜索了一頭灰褐色的獅子——那便是一頭獅子色的獅子——我們在森林中一時一吋地搜尋，又在預料牠要來吃水的河岸上，等待日落以後。那些獅子好像是曉得我決心要去獵取它們的頭似的，便都遠遠地跑開去，只有在黑暗時分才走到近旁來，那時獅子和草早混成一色，你可以感覺到它們的吼聲，震動着濃厚的空氣。

安塔洛靠近窗口站着，而羅比和我就在下棋——羅比下贏了，因爲我在想着獵獅的事。突然間，安塔洛驚跳起來，隨即就好像受到一個女人的長手的愛撫似的而發抖了。可是那並不是女人，而是一頭獅子。「一頭白獅，」安塔洛說，簡直氣都喘不過來。於是羅比問他：「你沒有什麼不舒服吧？」

但是我們跑到窗口他的身邊去，而我們的眼睛也看到了獅子的形影，在暗夜中顯得很白，慢慢而彎彎曲曲地在走動，有時走到繁茂的枝葉後面不見了，等到再出現時，卻比以前顯得更白。

「不可能的，」羅比說，「一定是月亮照着的關係。」  
「今晚晚上並沒有月亮呀。」安塔洛說。  
那白獅圍着那塊樹林中的空地，走了半個圈子。至少它想吼的話是可

以吼上幾聲的，而它卻好像獅子幽靈一樣一聲不響，你只能感覺到它踏在堅固土地上的步伐所引起的輕微的振動。

「絕沒有什麼白獅子呀！」羅比說。

安塔洛現在沒有作聲，他眼中那兩個澄清、純潔而雪亮的瞳子上，反映出兩頭極小的白獅子來，而他的面上幾乎浮現出一個微笑，但是一種神秘的微笑。

「也許這就是我的獅子，」我說，「不管白的黑的，我都要開槍射擊呀。」可是，實際上，我並沒有敢於射擊，而羅比卻已經抓住了他的來復槍，指向着他，慢慢地跟着那獅子的動向在瞄準。

當他正預備發射的時候，安塔洛察覺了那情形，便把他的槍打倒在一邊了。子彈嘩喇一聲射到高空去。那白獅子聽到槍聲，停了一會兒未動，只把牠那巨大的獅頭抬起來向着屋子望着，隨即便一躍步跳進森林裏去不見了。

「你給什麼東西捉住了呀？」羅比問，「我們分明可以看看個明白的，那到底是怎樣的一頭獅子呀。」他說。

「那是白的呀，」安塔洛說，「確確實實是白的呀。」一種愛好的驚異之愛，使得他的聲音充滿了溫暖，同時在他的眼睛中，那兩個獅子微小的印象，好像仍舊映在那裏似的。「你怎麼可以把一頭白獅子打死呢？」

於是，羅比笑着說：「你們黑人真是奇怪——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奇蹟。」隨即又補充了一句，「認真地說，如果那真是一頭白獅子，把牠打死了，就可以使我們發一筆大財呀。」

「一頭白獅子，」安塔洛說，熱情地，如夢地，就好像是說到一個女人似的。「也許那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頭白獅子，而我居然親眼看到了。」

「那是因為牠老了吧，」羅比說着，再度地笑了。「那是一頭毛髮白了的老獅子吧，或是因為缺乏某種維他命的緣故。真正的獅子都是帶着獅子本色的，為給獵獅者射殺而存在的。」

「一點不錯，」我說，「我就想要射殺一頭——白色的也好，黃褐色的也好，對我都是一樣。」我是站在羅比一邊的，我卻不願意承認我是站在羅比一邊的，以免為着不相信有白獅子的存在，而和他同受非難。

「牠並沒有吼叫，」安塔洛說，「牠一定和其他一切的獅子都不同，因為那樣的白，所以牠不能兇猛。」

「可是人怎麼樣？」羅比問，「我想你不認識一個白而兇猛的人吧？」他笑了一下，又補充着說，「還有一些黑而愚笨的，愛上了獅子的人呢。」

安塔洛每晚都等待着那頭白獅子。羅比和我努力想把他看成一個愚笨、野蠻而未開化的人，但是很難，因為他的微笑是聰慧而解事的，他的眼睛閃耀出澄清而理智的光輝來。我們一遇到他的眼睛，他那透明，光輝而溫

暖的眼睛，就感覺到自己的空虛；所以我們努力想把我們的眼睛充滿諷刺，可是那結果——至少在羅比的眼中——卻成爲一種愚蠢而無生氣的表情。

那頭獅子有好幾晚都沒有再來。安塔洛經常站在那窗邊等待着牠。當我們白天出去獵獅，他老在睡覺。我們是不管白的也好，黃褐色的也好，只要是獅子就獵，可是沒有獵到一頭；所有獅子都無影無踪了。

當那白獅子再度出現的時候，我們都睡着了。安塔洛爲之高興得全身發抖，就是他那種抖擻的聲音，把我們驚醒了。我們看見他又輕又快地跳出門窗去；直向那頭仍然在叢林邊上，屹立不動，白得和一座雕像一樣的獅子走過去。

安塔洛帶着他的槍，但他卻是把它豎着拿在前面，就好像牧師拿着笏杖一般。

羅比向他叫着，但安塔洛聽不見，老實說，連我那時也都沒有聽到他的叫聲。我一心一意地望着那個年輕的黑人走近那頭白獅子去，那頭屹立不動而白得像一座大理石雕刻的獅子。安塔洛的步伐既穩又輕；帶着一種幸福的節奏，就好像一個人走向確實而神奇的命運去時的步伐一樣。

那好像是命運註定的一種光景，真是太美麗了，太不合情理了，所以沒有能給羅比或是我任何一種干預的力量，去阻止安塔洛，不讓他走向那白獅子去。

於是那頭獅子一跳，簡直就像在當夜凝縮的空氣中曲折電光的一閃，剩下的就是寂靜，甚至連打破那寂靜的一聲唏噓都沒有。我被我身邊發生的突然的槍聲所驚倒。我看見那頭白獅子激動地抖了一下，然後慢慢地倒伏在安塔洛躺着的屍體上。

羅比從窗口跳出去，我也跟着他。總之，那場面已經結束了，我們所做的已無關重要了。把安塔洛從那獅子的屍體下拉開來，卻是一件艱鉅的工作。安塔洛已經死了，但是他的眼睛睜開着，就好像活人的眼睛一樣，而不是死人的。他眼睛的瞳子中充滿了快樂和神奇；在那中央還映出兩個微小的白獅子來。那確是一種幸福的死，可以令人羨慕的。

也許這就是羅比表示滿足的原因，當他看到了他的雙手全染白了的時候。他用手一再地去捫了那獅子，所以把手染白了。其實，那原是白粉呀。他用手一再地捫了白粉的獅子，並不是什麼真正的白獅子。

「他一定是把巢穴做在白石岩中了，」羅比苦笑着說。「安塔洛自己送上去，被一頭化粧了的獅子所害。」於是我哭了；羅比也哭了；但我們都是比什麼都厲害的僞善者，而我們都是羨慕別個的。

因為安塔洛的眼睛是清澈的、純潔而又幸福的，而我的眼睛，變得更加渾純而失去生氣了。

# 殘陽

試子

這在南中國海邊緣的海港，就像新月弧內的一顆明星，由那綿互着好幾十英里的孤形山脈，把這海港遼闊廣大的原野環繞着；又從這崗槽起伏的山脈罅隙處，讓那滔滔汨汨的江流，老遠地繞過那雄偉的烏梅山，蜿蜒地流到南中國海裏去，像一條蹣跚伏在這肥沃的平原上的大毛虫，不停地在蠕動。

這烏梅山下的人羣，彷彿是高築泥窩的小螞蟻，在這半個世紀來，把這祇不過是泥濘污臭的江畔上的三數家亞答昔，建立了這半島東海岸的一大商埠，形成了這特多高山峻嶺，森林厚密的大洲府的新都，但這朝氣勃勃的新興山城，畢竟蘊藏着多少血淚故事。

在這山城的原野上，在烏梅山麓下，沿着一條泥濘的公路，十多英里盡是蒼鬱和暗綠的膠園，和陰森森的處女茂林，那一小片疏朗的椰林，就像大沙漠裏的綠洲一樣的，帶給人們一點欣悅的心情，一點兒光亮……

尤其是在傍晚時分，那像一座大帳幕似的，綿互着十多英里的厚密的葉層，不耐煩的早就把白天打發走了，把森林和膠園罩蓋得暗黝黝的，這一小片椰園，却能够悄悄的把殘陽多挽留一些時候，使人多得一點兒光明，多一點兒溫暖。就在這一小片綠洲似的，疏朗的椰林裏，安靜地蹲伏着拿督何的小洋房，這雖然是款式老舊的建築物，但跟這一帶的山芭昔和膠園裏的公司間，却有着那麼強烈的對照，一點兒也不襯配，

似乎是很有遠見的。幾年來，儘管多少人嘲笑他拿督何是個有錢不懂得用的蠢豬，他還是一味孤行地，在這偏僻的山區蓋了這一座小洋房。

可不是嘛？現在他拿督何不就用得着這小洋房來做他的療養所囉！跟着他到這山區來居住的，除了那跛着一條腿的姨太太，還有那十多年來摧殘着健康的，永遠醫不斷根的哮喘症，和最近不知怎的似鼓非鼓的，在他的腹裏聳起的那末硬生生的一大塊。就因為這樣，他拿督何像是一個甚麼退隱林泉的隱士似的，遵依了醫者的吩咐，揆着肉體的痛苦，靜悄悄的在這偏僻的山區，渡過了他生命的已經接近尾聲的兩個多年頭了。

每當殘陽從林子裏透射過來的紫紅色的輝芒，輾綿綿地照進這座洋房的時候，他拿督何就老愛捧着個鼻烟壺，躺在前廳的安樂椅上；出神地望着那密菁的山林。他那久被歲月腐蝕的腦子，總是那末麻麻亂亂地浮上多少傷往的情緒，有些時候，他會突然想到烏梅山腰的許多義山，和那無數無數的墳墓，心頭上也戚戚地：「甚麼時候輪到我？」

對他老人家，白天和黑夜，就像那被封港操縱的流水一樣，一度渾濁，一度碧綠，再一度渾濁……

當他不能寧靜的情緒，使他心頭更麻亂的時候，似乎總有那麼一大堆話，要說給誰聽似的，又總是覺得千頭萬緒，不知打那兒說起，大部分時間化在安樂椅上的拿督何，就這樣地過一個黃昏……

昏……

一個黃昏，大炮林從街上回來，一走進屋內，就對躺在安樂椅上的拿督何說：「阿爺，商會的財副同我講；叫你捐一點鐘起中學！」

話說過了，便像交了一邊，也不等任何答復，大炮林一面吹着口哨，一邊走進廚房去。

拿督何却被他話引起了多少心事，不錯，捐錢為阿公，誰說不是件好事？他拿督何無論怎樣還是個社會名流嘛！今天雖然不能再跟那般新崛起的財主佬相比，可也不算窮；膠園，地皮，房屋，那麼多產業；捐錢給學校，老人院，救甚麼災，他拿督何甚麼時候肯落人後？哼，偏是把商會和捐錢拉在一塊兒，他可真難受。

當大炮林從廚房咬着一大塊野豬肉走出大廳的時候，拿督何把他喊着：「阿林，講無錢！不捐！」

大炮林微微一怔，想着：「怪！」

捐錢是為出名嘛？老頭子為甚麼這次孤寒起來？他不去想，雖然每次都愛對人說：「丟！銀紙嘛？我阿爺捐得最多！」老頭子不出錢，他心裏對自己說：「關我屁事！」

拿督何心裏也在對自己說：「誰知道？」

整整十年來，他想着的那一件事，真的還有誰知道？十年來，知道的幾個人，一個一個躺到烏梅山上那黃土堆裏去了。等到他自己也睡到大伯公山去的時候，那真個沒有人知道。

多少年來，他總想將這一件事原原本本的告

訴他的子孫。可是，唉……都是不肯的，又何補於事呢！假定就這麼算了，他死了也不瞑目。好吧！就讓他們知道吧！讓他那一羣喜里哈拉的朋友知道也好。

「阿林！今晚叫你的朋友來，我講故事給你們聽。」拿督何這句話，比不捐錢更使大炮林驚奇。

「真怪！」大炮林心裏想着，他眼巴巴的望着躺在安樂椅上的拿督何，莫名其妙的應了一聲：「唔！」

接着大廳上是一陣子的沉寂，大炮林和拿督何都在想着一些什麼。

過了半會兒，也不等吃晚飯，大炮林就騎了腳車，去找他的那班難兄難弟。

在巴利門口，第一個遇見的是大眼仔。大炮林一把揪着他的衣服：「喂！大眼仔，去找他們來，通通找來，我阿爺發了神經，叫你們去，要講故事給你們聽。」

大眼仔那一變大圓眼睛的更圓更大：「去死啦！你伯爺沒有空，要去幫忙棺材精釘雞籠。要講笑找別一樣事。」

「丟那星，珍珠咁真！我阿爺叫你去，你敢不去！下次他見到你用禿頭掃把趕你走。」大炮林鄭重其事的說。

大眼仔側着頭想了一想：「也好！算我多上你一次當。如果軍車大炮，當心山番佬和大頭光丟你進溝渠。」

兩個鐘頭以後，到拿督何那小洋房去的，先是大眼仔、臭豬、阿福、拉渣貓、雞公、水鬼、黑豆士、和大頭光他們。接着阿洪仔、吉生、三寸釘、偷屎七、油炸鬼和老九也來了。

水鬼靜悄悄地問大眼仔：「喂，你知道拿督叫我們來做什麼？」

大眼仔說：「一定是說我們整天都帶大炮林，去偷人家的芒菓囉！」

「你以為拿督何會叫你來，分家產給你麼？」

「三寸釘啾着小嘴說。」

大眼仔說：「大炮林講他阿爺要講故事，如是真的，那真是大吉利事，拿督死期到囉！」

這一班人都是熟客，不必人講，就把自己安置在大廳內。

大炮林從樓上走下來，對他們說：「你們走了死運，我阿爺叫我沖咖啡給你們喝，他等一下就下樓講故事給你們聽。」

不用一會兒工夫，大炮林和那個長工阿六嬌，就捧一大壺咖啡，和十多個杯子出來，大家七手八脚的自斟自喝。

雖然都是那任性胡鬧慣了的一羣，但當拿督何從樓上走下來時候，也都會站起來尊稱一聲：「拿督！」

「坐！坐！喝咖啡！喝咖啡！」拿督何抬起右手，揮了揮，就躺到那安樂椅上去。

他捧着鼻烟壺，嗅了嗅。望了大家一遍，才慢慢的說：「你們都是我阿林的好朋友！」

沒有回答，大家心裏一跳。大眼仔轉了轉那變大眼晴，大頭光摸摸大頭，三寸釘的次指在挖着耳朵，拉渣貓用袖子擦了擦鼻涕……

「我阿林，沒有用，沒有用！」拿督何嘆了一聲：「讀書年年不及格，叫他做生意，不會，打理園口，不會，還是跟你們去打山豬，就內行。」

「來了！」水鬼心想。

「今年三十出頭囉！看他日後怎樣賺錢養老婆子女？」

「來了！」大眼仔心想。

可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拿督何却說：「不過，都好！做人哪，只要能過日子，不偷，不搶，不欺不騙就好了。我在好像阿林三十歲的時候，已經做『康特力』（包工頭）……」

說到這裏，突然想到他到三十歲那年，給蘇丹辦妥了一大宗工程，除了賺了一筆大錢之外，蘇丹問他要甚麼東西，都一定給他辦到。那時候

他却想到西洋無聲影片上，那些COW BOY騎馬的雄姿，他便向蘇丹要了一匹馬……再想到因為一騎上去就幾乎跌斷一條腿的時候，心裏也不免好笑。

「唔……」拿督何接下去：「我今晚叫阿林請你們來，要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你們現在沒有本事，日後長大，發了達，不要忘記這個故事。」

「拿督！我們最鍾意聽故事。」三寸釘巴巴結結的說。

「唔！」拿督何說：「這個故事很好聽，不過你們要帶着眼淚來聽的。」

「狸貓換太子！」三寸釘自作聰明的猜測。

「不是！不是！不是這些！」拿督說。又望了望阿福問道：「你今年幾歲？」

「十三。」

「你呢？」拿督何問臭豬。

「十二。」

「你呢？」拿督何指着拉渣貓問。

「十四。」

「你呢？」拿督何又指着雞公。

「也是十四。」

來不及等着被問，三寸釘就自己報道：「我也是十四歲。」

「唔！」拿督何又問他們：「你們見過日本兵嗎？」

阿福、臭豬、雞公、和三寸釘這幾個還小，和平那年也不過四五歲，記不得了。可是大眼仔，大頭光，偷屎七和老九就不同啦！他們不但記得，還一定永遠記得。大頭光的父母被殺了，現在只剩下個蒼老的婆婆。大眼仔的父親被抓去，失了踪，偷屎七的哥哥被倒吊在商辦學校門口一棵水松樹上，被日本兵當作活靶子，活生生的被石頭打死的。老九的老頭子，因為人老眼花，經過警備隊崗位時，看不清楚，沒有向站崗的日本兵鞠躬，被一顆日製來福槍子彈穿過胸膛。

## 力 張 篇 海 歌

陽光吻你眼角底冷然的睥睨  
訕笑發自那雪白的浪花底牙齒底縫隙  
多少世紀們像整隊的飛雁在你身際掠了

過去

而你的容顏依舊 你訕笑的聲浪依舊  
一些動物與動物們的愚蠢 矛盾依舊

你訕笑 訕笑許多的卑微渺小與不足道  
你向岸邊長頸側耳的椰樹訴說  
訴說太初恐龍的舞姿  
訴說洪積期大哺乳動物底愛  
以及拿破侖底戰馬 希特拉底短鬚  
還有這玩火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有剛直的大山為你佐証)

你總愛那麼嘩啦嘩啦地嘲笑  
嘲笑那一個又一個昏眩的意志  
嘲笑它們盲目地攀登着白骷髏肋骨底階

梯

為獲取一枚飽和着罪行的高懸的勳章  
(你視網膜裏有勳章們的氧化生銹與溼  
滅的記憶

顯赫一時的英雄被植物的根鬚吸去精  
髓的記憶)

一些動物們仍然把愚蠢像雞蛋般堆着  
巢堆在一世紀又一世紀的路途上

此際 你又向巖石的戀人預言  
預言着另一個洪荒世紀的新紀元

還有那個阿洪仔的父母親，因為戰爭，弄到他一大筆家產，盡付流水，氣急之下，雙雙上吊。剩下四歲大的阿洪仔，靠一個姨母養大。

大頭光一聽到日本兵，就咬牙切齒，他想：「丟，如果兩個老東西不被矮東瓜殺死，至少書讀。在那些什麼學校運動會，游泳比賽上，你伯爺不拿他一百八十個大銀杯才怪！」

他們都把這事情告訴了拿督何。

那躺在安樂椅上的老頭子，真個流了眼淚、長嘆一聲：「嘿！這叫做血債，是血債，我要講的就是這些故事。」

在大炮林這一班朋友羣中，這些故事沒有人不愛聽的。他們認為比那「狸貓換太子」，「方世玉打擂台」更加有味，即使那真的要他們帶着眼淚去聽。

「和平那一年，你們都還小，很多事都不知

道，也不會記得的。」拿督何說。

「我記得，所有的店舖，都一連放了三天鞭炮，滿街的炮杖紙堆了兩尺高。」大炮林說，「你只知道這些，你記得紅毛鬼回來那一年，我天天到處奔走做甚麼？」拿督何問大炮林。

「捐餉囉！」

「捐餉做甚麼？」

「你時常去捐餉，做這樣，做那樣，我怎樣記得那樣多？」

「我現在就是要講給你和你朋友聽。」拿督何停了一停：「你們都知道啦，人死了要埋，子孫就同他立個碑記，等日後世世代代好祭拜。是嗎？」

沒有答腔，大頭光的眼睛紅了。他真可不知道父母的屍骨在那裏。

「日本仔殺了多少人，你們知道嗎？和平後

，在多落西些，在丹戎林坡，在水塘路挖起多少骨頭！那時候，我同商會一班人，就將這些骨頭，統統埋在廣義山頭一個公塚裏。不必讓這些冤魂不息。」拿督的聲音有點沙啞了。「那時候我是商會的副會長，就發起同會長黃祥美、張倫、陳能、同岑武庚五個人，發起捐餉起一個『和平紀念碑』，來紀念這一班無緣無故被殘殺的同胞。」

「哦，是囉，我記得還陪阿爺去過幾間店頭。」大炮林插嘴說。

拿督何不理他，依舊接下去說：「黃祥美是會長啦，捐到的錢都給他收藏，過了幾年，已經捐到萬多塊。那時候，『和平紀念碑』的圖樣，都叫人畫好了，但是還沒有開始動工，我和張倫，陳能問過黃祥美好多次，先頭是說錢還不夠，又過了一年，各方面捐的錢已經將近三萬了。他又推說『圖仄』還沒有批准，這樣一直就拖了幾年，前幾年，張倫和陳能還沒有死的時候，我們還常常追問黃祥美。現在……」拿督又嘆了嘆氣：「現在岑武庚也死了，除了我還有誰知道？」

「誰呢？」不知道是誰在發問。

「誰？哼！拿督何有點激動了。」誰，我以前問會長，他說以商會名譽，放進銀行。我問商會那個財政，又說是會長存在他自己的銀業公司。我只知道，和平後第三年，黃祥美買了前街第一排十五間的店舖，第四年，又起了現在這家民安戲院……」

「阿爺，你不會叫商會開會，一定要他拿出人家捐的錢來，趕快起一座和平甚麼碑麼？」大炮林建議。

「嘿！你懂甚麼？人家這幾年來發了達啦，有錢有勢，他自己已是商會的會長，姪兒是財政，那個財副和大部份委員都是他的人。又是商辦學校的董事長，又被封做『野鄙』。誰敢動他一點？」

「以前捐錢的時候，沒有記在簿子上的嗎？」

你不是說開會一定都有紀錄的？」大炮林又問。

「哼！」拿督何氣憤憤的說：「你只記得打山猪。五年前，商會財政的辦公室，莫名其妙地發生了一場小火災，把歷年來的檔案記錄都燒得一清二光，你就不記得了？」

稍停，拿督何又嘆了一聲說：「現在我也不再問他，一反臉，不認賬，找誰對口去？動不動還說不定要同我密查拉（打官司），說我車大炮，破壞他名譽，或者說老早給了死去的陳能或張倫囉！」

「財主佬沒有一個好的！」阿洪仔也氣憤不平的說。可是，一回想，覺得自己說錯了話，不禁臉上一紅。

「拿督沒有錢麼？拿督不是好人麼？」三寸釘搶着頂他一句。

阿洪仔臉紅紅的，瞪了他一眼。

拿督似乎不在乎這些，他搖搖頭說：「我自己也不好，做錯了陰功事，今天才得到這個怪病。」他指了指他的肚子。「譬如『和平紀念碑』這件事，我就錯了，事情是我發起的，當年應該自己理錢，不是不會弄到今天對不起那些冤魂囉！唉……」

「阿爺，又不是你貪財。怎會你受罪，黃祥美才陰功嘛！他爲甚麼不給神打鬼劈？」大炮林不服氣的說。

「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間未到！做陰功事，家山不會好的！」拿督何似乎說話太多了，他咳了幾聲。

「阿爺，你返上樓去睡啦，你的故事講完囉？」大炮林對拿督何說。

「唔！唔！你們記得我的話啦！」拿督何也覺得有點累了，他對大炮林說：「阿林，你陪他們坐坐，我要去睡。」

接着，又對大家說：「你們坐坐，喝咖啡，喝咖啡。」然後一步一步地挨上樓去了。拿督何上樓以後，大廳上一陣騷動。

大頭光舉起他的大拳頭說：「丟那星，日後我大頭光有出頭的日子，我要捉黃祥美那大肥佬，一塊肉一塊肉切下來放鹽。」

「看你的貓樣，日後不給黃祥美的打手，一棍卜穿你的大頭才怪！」三寸釘向他做個鬼臉。「丟！人有三衰六旺，你估像你三寸釘，釘住棺材，一世不出頭麼？」大頭光擰着三寸釘的耳朵說。

大炮林却唱着不知那兒學來的兩句廣東大戲：「……終須有日龍穿鳳，唔通日日褲穿窿……」

## 南方小夜曲

· 林蕙 ·

### 春天來到心上

又一次琴聲飄泊在街巷  
又一次歸燕追逐着綠楊  
又一次呵，一個南方的女孩子  
我仍舊爲你寫下思慕的歌唱

我並不是一個偷安的夥子  
但沒有發覺春日直到今天  
當你像一陣和風向我吹拂  
當聲音與淺笑都如溫暖的陽光

我要憑河邊的鮮花綠草  
不！我要摘取微笑在你臉上

拿督何的話深深的感動了他們，雖然有時都愛過份的惡作劇，但這一羣畢竟是心地良善的，個個都有正義感。

第二天晚上，那民安電影戲院的華麗毛氈座椅，就被人用小刀割壞了三十多張。

但每當殘陽從林子裏透射過來的紫紅色的輝芒，輾綿綿地照進拿督何的洋房的時候，他依舊愛躺在安樂椅上，望着那密菁的山林，腦海裏依舊是那亂麻麻的浮上多少傷往的情緒……

在早晨登高去說春的來臨  
而且來到我們歡樂的心臟

### 請別歎息

假如早上你從夢中醒來  
看不到彩霞但只有一窗烟雨  
應上很寂寞而且陰暗  
請別，請別嘆息

向日葵永遠懷着向往  
明天對她怎樣也不會失去  
太陽在思念也在追趕月亮  
但他沒有因爲失望而憂鬱

我不會聽過有不耕耘的稻田  
一切幸福都要有代價和努力  
答應我也陪我一起生活吧  
我會使你覺得世界是如何美麗



小

皮

匠

王敬義

寫完「牛皮靴」與「小女  
」，這幾天，總是想起大學宿舍  
旁巷子口的那個小皮匠來；不只是  
想到他，更常在眼前看到一幅淒涼  
的圖畫：一個十四五歲營養不良、  
黃瘦細長的男孩，坐在幽暗斗室中  
的一張小小的修補一隻皮鞋。  
注、吃力萬分的修補一隻皮鞋。

那時，宿舍左邊的那個巷子口  
，實際上有兩家皮鞋修理店，是兩  
幢簡陋的用木板同洋鐵皮搭起來的  
小屋，一家寶號「源昌」，另一  
家「源興」，兩家緊緊的靠在一起  
，不僅店名相似，店面也差不多。  
究竟那一家先開張，那一家隨  
後跑來搶生意，這事沒有人清楚。  
不過，兩家老板彼此仇視，有兩次  
因為口角甚至鬧到互持切皮刀一決  
雌雄的地步，却是宿舍一帶家喻戶  
曉的。而變態相持的結果，據我的  
觀察，勝利是落在源昌老板那邊，  
因為，同學們要修補皮鞋的，總是  
捨巷口外首的源興，多走兩步路去  
光顧源興。源興雖佔着地利，仍是  
無法「興」得起。而小皮匠便在這  
家興不起的源興做學徒，他的老板  
（也是師傅）是個麻臉大胖子。小  
皮匠的師傅體胖，心不廣，見了主

顧儘管臉上堆了一臉笑，心裏面那  
個算盤滴滴答答也正打得熱鬧。他  
做生意自有一套。他漫天討價，嚇  
你一跳，如果你扭頭便走，他又會  
扯住你衣袖，露着金牙，對你說：  
「先生，講個價嘛，好商量！」價  
錢終於講妥了，你把鞋交給他，但  
等到來取鞋時，你會發現他在你鞋  
上用了次貨，雖然他收的是上好牛  
皮的錢。同他爭吵是無用的。「先  
生，您鞋還沒有上腳，就知道這牛  
皮不經穿？嘿！老實說，給這雙鞋  
換掌，討的價只够皮子錢，功夫是  
白饒上的！店閉着，不做生意也不  
成，別的也就不提了。」你有理  
無處講，還得聽他訓上一頓，下次  
還會再上他的門？源昌生意好，應  
該是源興這位老板把生意送過過去  
，而絕不是源昌老板拉去的。源昌  
老板是個已過中年的皮匠，不愛睬  
人，陰沉沉的一張臉，一年四季  
看不見笑。但他說一不二，他討的  
價你不能減，但他如果答應用上好  
牛皮，一定不會用次貨賤騙你。源  
興麻老板有這樣一位對手，還能不  
落落風嗎？當他的生意每况愈下時  
，早早晚晚都來見他搬了木凳坐在  
門口，見人客來咧牙笑、打招呼，  
但終究是大勢已去，不易挽回了。

如果說有誰還去光顧源興的話，那  
便是我了。我常挾着舊皮鞋去，但  
却不是爲了同情源興老板沒有生意  
，而只是爲了看望一下小皮匠。  
每次我去，他如不是在縫破鞋  
，便是在換鞋掌，從來不會見他清  
閒過。想到他十四五歲，正應該唸  
書，却做了學徒，心裏已經不舒服  
。再看他工作——一手按緊鞋，另  
一手握着針錐，引那白麻線纏穿過  
鞋面或厚厚的鞋底，細瘦的手臂抖  
顫着，額角上凸現出青筋來，好像  
全身的氣力在線繩穿過牛皮的那一  
剎間用光了，然後是微微的吁喘，一  
抖顫的手揩去凝聚在太陽穴的汗水  
，那時，更會感到惻然。再有，他  
又生得清秀不俗，衣著雖然襤褸航  
，五官的端正仍能在人的心目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讀到這裏，你或  
會問：這孩子，處境何以這樣悲慘  
？能不能給他一些幫助呢？

經過從多方面的打聽，我知道  
了他的身世。兩年前他失去父親，  
同母親住在雜院裏；在學皮匠之  
前，他曾學過理髮同木匠；他讀過  
小學，一直名列前茅，但小學畢業  
後，母親却不再准他讀書；他母親  
是一個專橫而不自私的女人；那雜  
院的環境又是惡劣不堪，……然而  
，我對他的身世越知道的多，便  
越覺得感情上的負擔在加重，但我  
竟未能給他任何幫助。  
他一定很早便注意到我這個顧  
客。他對我如何，我無法探悉，  
不過，他對我的頻頻拜訪並不表示  
歡迎，那却是我可以肯定的。每逢  
遇到我詢問的視線，他就會立刻低  
下頭去。當我坐在他身旁，注視着  
他工作時，他常顯得緊張不安，手  
臂抖顫得很激烈，額上的青筋似乎  
也凸突得特別高。他必然會感到詫  
異不解，不知道我想從他得到甚麼  
。慢慢的，我竟意識到，自己雖只  
關心他，在他看來，我的對他興趣  
却可能是出於好奇——一種帶有幾  
分殘忍的好奇，就像人們對螞蟻群  
肢解螻蛄感到興趣一樣。  
我拜訪之後，我便減少了他的不歡迎  
一個疑團：雖然我的心中始終存着  
一個疑問：像麻老板那樣刁滑、不  
講信義的人，怎麼會有像小皮匠這  
樣敏感的、勤儉奮發的好徒弟？可  
是，我已決定不再去發掘他們之間  
的關係了。  
別的同學，他們的破舊皮鞋本  
來一直是由我攜去修理的，後來突  
然看到我對那份差使敬謝不敏了，  
紛紛走來問罪。他們總是這樣問我  
：小皮匠沒有離開源興，你爲甚  
麼不去修呢？我問：「何兄我這  
有鞋要修，但我只微笑不答。因  
爲到時日越久，我便越發強烈的感  
覺到：好奇怪的本身便是殘忍的，而  
當一個人不能在實際上給別人一些  
自己的幫助時，最好是不要使同情在

# 誤

# 會



· 崖 黃 ·

走出公共電話亭，李天順抬起頭，看看有沒有德士駛近前來；當他的目光掠過對面那座黃色洋房的門口時，他怔了一怔，目光停滯在那剛剛敞開的大門和走出大門的一個高個子。敞開的大門很快的緊關上，那高個子左右顧盼了一下，橫過馬路向李天順這邊走來。李天順注視着高個子的方形臉孔，注視着他那細小的眼睛，高高的顴骨，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

「糟了，剛才我真的跟錯了人！」李天順想：「其實，在火車站門口開始跟踪他時，我也沒有肯定他就是那個人，不過，在最後一批離開火車站的旅客中，他的背影最像探長所說的模樣，於是，我跟蹤他，希望他或者是……；可是，現在……；唉！」他長嘆了一聲，把目光從那高個子的臉上移開，低下頭，沿着馬路右邊向前走。

他走了幾步，突然停下來，他想：「可能這人並不是我剛才跟踪的那一個。」他轉過頭來，望一望那高個子，他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動身子。「沒有錯，他確是我剛才跟踪的那一個！他的背影，他的服裝，他的走路姿態，一切都一樣。」他想，搖搖頭，轉回身子，繼續走自己的路。「等」一下，探長帶了弟兄來，包圍了那幢洋房，發覺我擺的烏龍，不知他將如何？」李天順

想：「他一定會痛斥我一頓，不，他可能會把我革職的！他鄭重的告訴我，這是一嚴嚴重的案件，無論如何要在早班火車到站時跟踪線人所報告的那個搭客，可是，我延誤了時間，我有什麼辦法呢？只好隨便跟踪一個可疑的搭客了。——探長一定不會寬恕我的疏忽的，他向來是又認真又嚴格的。」

「我就接受他的處分嗎？」  
「不，不，我不能被開除的！」  
「那麼，我總得想辦法挽回目前的情勢。」  
「是的，我得馬上找探長去，向他承認錯誤，請求他的原諒。我在他屬下已經幹了整整的三年，他對我的感情，而且，以往，我一直幹得很好，沒有出過什麼毛病。」  
他向一輛駛近的德士招手，德士停下來，他跳上去，吩咐司機：「中央警署！」

到了警署，他跨着大步，向探長辦公室走去，探長辦公桌是空的，他問書記：「探長呢？」  
「五分鐘前，出差去了。」書記回答。  
李天順輕輕地「哦」了一聲，退了出去。他想：「我真糊塗。探長當然是不在呀！他接了我的電話，就帶了弟兄出動。現在，他正在那幢黃色的洋房裡，進行搜查，當然，他是查不到什麼的，可能這個時刻，他正在大發我的脾氣。」

「啊，我不應該在探長氣頭上向他求情，一個人發脾氣的時候，是沒有理性的，不會同情他人的。幸好，剛才我進辦公室的時候，他不在。我還是到樓下的食堂去吧！等探長回來了，再過一會兒上來和他談談。」李天順這麼想着，便走下樓，到食堂去。

「老李！」食堂的郭老板向他打着招呼，接着，低聲說：「明天又開彩了，你還買千字票嗎？」  
「不買，不買。」李天順厭煩地瞪他一眼。  
「我說嘛，老李，你應該買一買，最近，你的氣色很好，正走好運啦！」郭老板露出微笑，一本正經地說：「你不發財，也得陞官。告訴你，我一連買了三次你的編號：七六五，我相信這一次一定會中獎。」

李天順又瞪了他一眼，一聲不响地在靠近門口的一個座位坐下來，心裡想：「哼！你簡直在瞎說！我快要丟了差事，還說我要陞官。」  
郭老板看看對方的臉色不好，連忙識趣地收斂微笑，問道：「你要咖啡烏，還是茶烏？」  
「茶烏冰，還要一包『海軍』。」李天順臉無表情地說。  
茶烏冰送上了，「海軍」香煙也送上了。李天順拿着吸管，攪了攪玻璃杯內的冰塊，他

想：「等一下，我該怎麼向探長說呢？」探長，對不起，我做錯了。」不，不，這麼說，不聽，我還是把整個事實告訴他：「探長，我是一個守職的警員，今天清早接到你的命令後，我就準備好，要準時到火車站去。可是，臨行前，家裡打來了一個電話，要我馬上回去，說是我的母親的病狀轉危。你知道，我是大兒子，父親早就去世，家裡的事幾乎全是由我負責，你說我接到電話，能不趕回家嗎？何況，病危的是我的母親。我回到家裡，母親的病況的確很糟，我不得不去找醫生。在清早，找醫生真不容易，所以我費了很多的時間，才找到一位。因此，我就誤了時間……」

他使勁地吸了一口冰茶，鬱悶的心情得到一個開朗，他想：「啊，我把實情告訴探長，他一定會感動的，誰沒有母親？誰不愛自己的母親？我可以對他說：『探長，我爲了救我的母親的生命，以致疏忽了職守，你說，我是應該受責罰的嗎？探長，如果你站在我的地位，你將怎麼樣？』不，不，我不該這麼說，這樣太衝動了，他會不高興的，他是高級官員，我是小警員，我對冷說話要客氣一點。」

他撕破了香煙包紙，扯出一支香煙，燃上了火，他想：「探長對公事是十分認真的。他常常訓戒我們：『公是公，私是私；公私不可混攪！』他在聽完我的申訴後，可能會說：『李天順，在私的方面，我同情你；在公的方面，我要嚴辦你！』他真的可能這麼說的。唉，我該怎麼辦呢？」

李天順噴出一口烟，想：「那我有什麼好說的呢？我讓他革職就是了。」

「革職？」他吸了一口烟，接着，把煙捺熄，「那不可能的。革職，那是失業！」

「失業有什麼關係，我可以再找一份事情做。」

「找事情，找什麼事？到那兒去找呢？」

「對，找事情，那有那麼簡單。我——李天順，一個華校初中畢業生，能做些什麼？」

「尤其量，不過是到商店或小工廠做書記。做書記，一個月才拿一百來塊錢，够養我自己，或是養家裡的人？」

「我的負擔太重了，母親，弟弟，還有一個妹妹，一家四口全靠我一個人賺錢來維持生活。我不能養活他們，大家全得挨餓。」

「我熟識飢餓，也熟識貧窮。」他低聲喃喃，吸了一大口的冰茶，心裡想：「七年前，那時，父親跟囉哩，從車上摔下慘死，我開始嘗到了生活的苦味。我剛剛初中畢業，原想繼續升入高中唸書，可是，我的希望成了泡影。母親要我離開學校，去找一份工作，幫她賺錢養活姊妹們，哦，那時，我有四個姊妹，家裡除了一幢破木屋，沒有其他的財產，母親幫人家洗衣，辛辛苦苦，每月才能賺到一百多塊錢。」

「那實在是段可怕的日子！」李天順喃喃着，出神地注視着杯裡的褐色液體和浮動的冰片。

「母親送我到一間親戚開的咖啡店當夥計，每天從早上八點忙到晚上十一點，一個月只有四十元口錢。那種工作看起來很輕，事實上是再苦也沒有了，成天價日地站着站着，兩條腿又酸又麻，肚裡的腸子幾乎都要變直了；這種工作，我實在吃不消，幹了十來天，便不肯再回那間咖啡店了。後來，一個同鄉介紹我去一間酒店當茶房，工作輕鬆得多了，每月的收入有八十多元，幹了兩個多月，有一天有一個顧客丟了一隻金手錶，認領給我偷了，我欲辯無詞，被老板開除了。在家裡閒了一個多月，我跟鄰人去山芭割樹膠，當時膠價很高，割膠的每月收入三百多元不成問題，我雖是生手，每月也可賺兩三百元，然而，好景不常，膠價落了，山芭又不平靜，割膠的難到山芭去，我又失業了。」

「倒霉的人總是倒霉的！」李天順又燃起一支香煙，他用力地抽了幾口，把烟噴出來，烟霧

升起來，像一層濃霧在他的面前瀰漫開。他突然伸出手，在烟霧中撥來撥去，恨不得把烟霧一下子驅散。他害怕這濃密的烟霧，因為它把他和一切的東西隔開，使他有一種迷惘若失的感覺。那烟霧並不立即消散，正如他的回憶不能馬上停退一樣。他站起來，向窗口走去，他避開了烟霧的包圍，可是，停在窗下的一輛救傷車却逗起了他一段最痛苦的回憶：「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年，我的二弟病了，他患的是什麼病，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錢去請醫生，我們只知道他發燒，典當了一些東西，給他隨便買幾貼退熱的草藥回來，三天後，他莫名其妙的翻白了眼睛，死去……」他痛苦地搖搖頭，咬緊牙較喃喃着：「可憐，可憐，真可憐！」無可避免的，他又繼續想下去：「一個星期後，三妹也病了，病狀和二弟的一樣，我和媽都着急了，到處籌錢給她請醫生，借來的錢花掉了，三妹的性命也丟了！」兩顆晶亮的熱淚從眼角滾了下來，他舉起手，用手背拭一拭潤濕的眼睛。「二弟和三妹的死，只是因為我們貧窮！貧窮，啊，你真是太可怕了！」

他轉過身子，離開窗前，走向原來的座位。

「我不能失業，我需要目前的工作！」他堅決地想：「雖然這工作有時要冒生命的危險，但我還是願意幹下去。」

「可是，這件事是決定在探長的身上，如果，他真的要公事公辦呢？」李天順停止吸煙，讓香煙自己在燃燒。「我得向他哀求，求他可憐可憐我。」

他用力地把煙蒂拋開。「哀求？堂堂的一個男子漢向人哀求？這像什麼話！」

「李先生，李先生，」有人叫喚他，打斷了他的思緒，他抬起頭來，看見郭老板的大兒子蹦蹦跳跳地跑過來。

「國輝，你怎麼沒有去上學？」李天順驚奇地望着他。

「今天是兒童節，學校放假一天。」郭國輝

說，毫不客氣地在李天順對面坐下來。

李天順伸手撫弄國輝那又密又黑的頭髮，這孩子長得很像他的四弟，只是年紀小了三歲；他常常逗着他玩，跟他聊天，有時，還幫他計算「算術」課本中的難題。

國輝把一疊書本放在檯上，說：「李先生，昨天，算術先生教我『雞兔同籠』，我聽來聽去還是有些不明白，這裏的幾個算題，你能幫我計算嗎？」

「替他解答算術題，我現在那有這種心情。」李天順想：「可是，這孩子不會瞭解我的困難，我若拒絕他，一定會令他難過。我實在不願傷他的心，正如我不願令我的四弟難堪一樣。」他勉強地露出微笑，說：「來，讓我看看。」

國輝很高興地把算術書和練習簿推了過來。「李先生，我自己已經做了六個習題，只有四個習題不會做。」

「哦，好孩子，你居然能够解答六個習題，可真聰明！」李天順讚着說。他看一看算術書，提起筆來，試算國輝解不出的算題。

李天順在學校唸書時，數學一科是很好的，所以，他只需一會兒的時間，便把四個「雞兔同籠」的算題算好了。他把練習簿交還給國輝。

「謝謝你，謝謝你！」國輝一邊感激地說，一邊從衣袋掏出一小包東西放在李天順的面前。「這是爸爸給我的朱古力，你吃吧！」

「不，還是你自己留着吃吧！」李天順說。「別客氣！」國輝抱起了書本，轉身跑開。

李天順望着他的背影，笑了，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困難，但只是一瞬間，悲哀又襲上他的心頭。

「唉，如果我被探長革職了，四弟就不能像國輝一樣的進學校唸書了。」李天順想：「他將遭受我以前的經歷：離開學校，進社會去接受熬煉。他要吃苦，要挨餓，要受侮辱，還要死亡！一想到『死亡』，他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二弟

和三妹在病中掙扎以及垂死時的情景又在他的眼前躍過。「啊，不能，不能，我可以忍受一切的恥辱和一切的痛苦，但我不能讓四弟受到任何的傷害。」

他覺得口乾，使勁地吸了一大口的冰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向探長哀求，甚至向他跪了下來，我都願意。」

「是的，需要我跪下來時，我也得跪下來。」他喃喃着，俯下頭來，好像一個殉道者。他的目光無意中落在左手的無名指上，那隻訂婚戒指上的小鑽石正在閃閃發光。「啊，無論如何，我得保留我的工作，我不但需要養母親和弟妹，而且，我還得和麗英結婚。」

想起麗英，他的嘴角泛起一絲安慰的微笑。「麗英是一個好女孩子！」他想：「她雖然是一個理髮師，但她讀了不少書，懂得很多事情，也很會待人接物。我和她相識兩年多了，對她瞭解得很清楚。我喜歡她，愛她。她答應和我結婚，我是幸運的！媽媽也喜愛她，讚她好，勸我們快些結婚。是咯，她老人家希望能夠早日抱抱孫子，——這，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他拋開吸管，然後，拿起了玻璃杯，一口氣把杯裏的冰茶喝光。「我應該說些什麼話去打動探長的心呢？」他想。

幾輛汽車駛進警署，在食堂外面停住。李天順伸長了脖子，望出窗外。「啊，探長他們回來了！」他自言自語：「我得在五分鐘後上樓去。」

「我還有五分鐘的時間，」他想：「讓我好好的想一想，我將怎樣措詞才適當？」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李天順還沒有想好應該對探長說些什麼話。「不管如何，我得上去。」他想。

他走出食堂，登上樓梯，向探長辦公室走去。

探長抬起頭來，剛好看到他，高聲叫道：「李天順，進來！」

李天順一邊跨進門檻，一邊想：「我得先向他承認過錯。」他走到探長辦公檯前，吶吶地說：「探長，探長，……」

「李天順，你幹得好！」探長說。「啊，他居然在諷刺我，我一定對我十分氣憤，我得趕緊向他求情。」李天順想，接着說：「探長，探長，……」

「你別說了，一切我都明白。」探長說：「我沒有想到你會如此機警。昨晚，我們得到的情報是錯誤的，這一班匪徒太敏感了，他們臨時改派另一個匪徒送密件來，想不到你居然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判定出那個情報上沒有提及的匪徒來。」

「李天順，我得到你的電話後，馬上去現場搜查，哈哈，我們想要的東西全拿到手了，當然，我們也抓到了在此地負責指揮的匪首。李天順，自今天起，你的薪金將直升一級。」

李天順楞住了，以為探長是在開他的玩笑，後來看看探長一本正經的態度，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個事實。他驚喜地說：「謝謝探長，謝謝探長！」

走出探長辦公室，李天順飛也似的跑下樓梯，在食堂門口，他遇到國輝，他急着問：「你爸在嗎？」

「在，在。」國輝驚奇地看了他一眼。

李天順走了進去，叫着：「頭家，頭家！」

郭老板迎上前來，李天順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往他懷中塞去。「頭家，你幫我買，十元全買。」

郭老板莫名其妙地問：「買什麼？」

「千字票！」李天順毫不猶豫地叫着。「什麼號碼？」

「當然是我的編號：七六五！」

郭老板大聲笑了。「你現在才相信這是一個幸運的號碼。」



# 自由的召喚

沈安琳



將放假的時候，朋友送給我兩隻「叫鳳」，牠們是異常稠密的一對，關在一個金色的精緻的鳥籠中，真像一件美的藝術品。

我素來不大喜歡飼養動物，爲了不辜負朋友的好意，我當然表示感謝，順手放在茶几上，當時我只覺得這一對活潑的小東西，不外是替我枯燥的小房間帶來一些生機而已。

牠們倆個羽毛的顏色完全相同，背部黃綠相間，一層又一層，從頭到尾，由密而疏，還拖了一條纖細的長尾巴；額下鵝黃，腹部嫩綠，一張小尖咀，勾垂下來密藏在頸間，模樣秀麗，逗人喜愛。牠們經常是靜止不動地並站在那根橫木上，但過不了短短的一忽兒，就要相依，纏綿擁吻，以後就忽高忽低地歡躍片刻。名字雖是「叫鳳」，但實際上叫的時候少，沉默安靜的時候多；在那沉默安靜中，却蘊孕着無比的智慧和熱情，牠們經常溫柔地撫慰，交替着梳刷羽毛，表現出熱誠的關心。凡是有情感的東西都能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漸漸地

，我對牠們有了好感。

一個黯淡的黃昏，我心緒落寞，躺在睡椅上，燈也不開，靜靜地聽那「小夜曲」的提琴獨奏，享受那黃昏的朦朧。當我看到這兩隻鳥時，不禁悠然心驚，牠們偎依着身，惺忪着眼，不言不語，陶醉在這金黃色的籠子裡，不正像在做黃金的夢麼？我癡神望着牠們，不動一動；音樂停了，牠們睜開了漆黑的圓眼珠凝望我；是在設法了解我，或是有話要對我傾訴？當牠們苦悶乾渴地望向那遼闊的蒼空時，我開始明白牠們內心的要求，牠們渴慕自由，不願意被關在這狹小的籠子裡；但我除了用一隻手伸進去撫慰牠一下外，可不願輕易放掉了牠。

「刷」一聲，一隻衝出來了，還來不及看清楚，牠已直上雲霄，在蒼茫的暮色中，我只看到一點小黑影在樹梢上閃着，聽見牠在長空中叫喚着。牠得到了自由，我的心卻突然空虛得可怕，趕忙關上籠門，捉着籠子站在門口。我希望牠回來，我祈禱牠回來，雖然這希望是渺茫的，這祈禱是無助的。這夜，

我的心像掉進了冰窖裡那麼冰冷，我怪自己的粗心疏忽，我應該早了解到牠對自由的狂熱戀慕而刻意防犯。如今牠飛走了，籠中的一隻將如何打發那以後孤寂的歲月？我真害苦了牠了。這一夜，籠中剩下的一隻瘋狂地哀鳴，顫撲，衝刺，沒有一刻兒停息。我三番兩次都想把牠放掉，但是，茫茫大海，是否能重歸故人的懷抱？我遲疑又遲疑，總是依依。我罵自己殘忍，俗氣，只因牠們點綴了我的生活，我便不惜撕碎了牠們的情感，折騰了牠們的青春，我真是一個難恕的罪人啊！但當我的手碰到籠邊，我又難捨這可愛的美麗的小傢伙了。

第二次，東方開始發亮，我起身時，竟然發現那飛去的一隻臥在桌上的籠邊，籠內的從欄枝間伸出小嘴插在牠的翅內熟睡得正香甜，那第一線的曙光照射在牠們身上，正給予牠們溫暖的照顧。我驚極狂呼，不能自制！誰能相信牠竟放棄了到手的自由，在偉大的愛情召喚下歸來！我別無解彈，再不遲疑，一把就抓住牠，趁牠還陶醉在愛的

溫暖裡，就放牠入籠去重溫舊夢。從此，我不再以平凡的眼光去衡量牠，牠是美的化身，牠懂得愛情，牠本可以在那遼闊的天地中任意翱翔的，但牠爲了伴侶遠在受難，牠寧肯放棄了自由而回來陪伴，牠那偉大的愛情，堅貞的行動博得了我的喝采，深深地撼動了我的心，給了我太多的啓示，在地面前，我自私，渺小，殘酷，我第一次流下了難忍的苦痛的淚。故侶重逢，倍增纏綿，但牠們時常緊緊相隨，向着那遼闊的長空凝望，我何嘗不知道牠們在想些什麼，但我只能假痴假呆，因爲我已深深地愛上了牠們了，我逝去的春天既被牠們找回來，又怎肯輕易把牠們放了？凡是接近了我的，那怕是一花一石，當我失去了，都覺茫然悽楚，何況是那懂得安排感情的解語鳥？

牠們告訴我：沒有了愛，生活是何等寂寞。也告訴我：世界上善的東西總的美的。又告訴我：真正的愛不能自私。

爲了報答我那份喜愛，牠們會委曲地陪我度過了兩週的時光，在我，我是享受了一個迷人的假期，在牠，我以爲是生命的浪費，當我漸漸地聽出牠們的叫聲中隱藏着無限的悽涼苦悶時，我的心開始沈重不安，我驚覺到分手的時候已經來臨，牠們常用哀怨的眼光注視我，還有什麼快樂的享受可說呢？於是，我開始作那預知的慈善的考慮：這兩週來，牠們陪伴我，給了我無限的歡愉，活力，找回了我逝

去的青春，揭開了人生的美麗，讓  
我洗去了庸俗，跳進了充滿陽光的  
田野，吮吸那雨露的清涼，滌蕩了  
我心底的灰塵……這已經給我回  
憶了，而我給牠們的却是遙遙無期  
的徒刑，那漫漫的漫漫的歲月，難  
道只在我無謂的逗引中消逝？牠們  
活着只能委曲地做一場春夢而已，  
那遼闊的晴空本是上蒼的賜予，爲  
什麼牠們不能享受呢？我一向對牠  
們親切關懷，添水加食，無微不至  
，也許是爲了在自己心靈上增加些  
快樂，如果不是，也只能說是庸俗  
的周到而已，可有真願到牠們的夢  
想，渴望，希冀，以及對生命的戀  
慕……：一想到要放了牠們，心底  
就泛起一陣難言的哀傷，激骨的辛  
酸，既經失去就永遠不會再回來的  
，那寂寞是多麼可怕，但這可愛的  
一對給了我太多的指引，使我在徬  
徨中獲得了無比的勇氣與力量。  
，對將要失去的東西，我總是依依  
不捨，夢寐難忘，但我終於割愛了  
，爲的是大自然的懷抱比我的籠子  
有更多的樂趣與自由。我祝福牠們  
一展捷翅，幸福無垠。  
也許是眷顧那別時的眼淚吧，  
開了籠門，變變竟站在籠口，遲疑  
了那麼一會兒，直等我用手去推送  
後，方才一前一後的飛上窗櫺，然  
後直衝上那龐大的搖曳着的椰樹，  
那迷惘的愚昧的心中突然想起了這  
句名言。是的，明天我就要在窗外  
多種幾棵樹，牠們如果留戀我的窗  
心，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變變帶  
着那初生的嬰兒飛回我的窗前。

## 街頭的鑼聲 (外一章) 原上草

街頭的鑼聲敲响了靜夜。  
靜夜的色彩太憂悵，白茫  
茫的霧飛來，做着夜蟲息嚶嚶  
的歌，昏沉沉的夢。

是誰把鑼兒敲响？靜夜中  
有輕輕的轟動。

我把門兒閉閉，泗游着悲  
哀的霧……

啊！是你這位姑娘家，愛  
羞地在街頭佇立，抱着流浪的

× 陌生的姑娘家來自遠方，  
× 鑼聲訴着遠方的風塵苦。敲响  
了靜夜，飛入深邃的夜空。

× 夜空沒有星星的哆嗦，飄  
遊着過往的風，乳色的霧。

× 地面的燈光追隨人影，人  
影追隨街頭的鑼聲。我在沉默

的思索，一顆悄然頹萎的童心  
，又一次躍動……

× 似會相識喲！你這陌生的  
姑娘家，你這一副愛羞的愁容

× 以及，那一下下鏗進記憶的  
鑼聲！

× 我在沉默的思索，忍着情  
緒的翻湧，偃着更悵更濃的夜

× 色，在你肅然佇立的街頭。

街頭的鑼聲敲响了靜夜。  
陌生的姑娘家來自遠方，  
遠方有走不盡的天涯路。

啊！今夜，天涯路有短暫  
的朦朧；明朝，不知又將映顯  
何處？

你像一片落葉悄然而來，  
沾染着風塵悄然而去；無數風  
雨的日子裏，能得幾個虔誠的  
祝福？

× 是孩子把你常記憶罷，在  
× 那無邪的意念裏，悠然湧起流  
× 浪的快樂，愛聽你敲响的鑼！

× 還有什麼企求呢？你守望  
× 着黑夜深處的姑娘家。

× 此刻，驚奇的笑臉已凋零  
× ，夜在喘息。

× 歸去罷！我要泗浮着悲哀  
× 的霧，到那盡頭，有你一般難  
× 分辨的路。

× 但不是虛無漂渺，也不怎  
× 麼孤獨和憂悵；長路走盡，那  
× 是真正的安寧！

× 街頭的鑼聲，訴着遠方的  
× 風塵苦。

× 一個陌生的姑娘家肅然佇  
× 立，爲了盛滿生命的行囊，走

上不盡的天涯路。

### 路邊的禱告

香烟繚繞，燭光搖曳，路  
的一角在燃燒。

× 青青草，探開酡紅的肘子  
× 捕捉一個秘密的消息。

× 消息，是一些靜夜的風，  
× 一些肉食和米飯，一些模稜不  
× 清的言語。

× 路的一角在燃燒，飛颺起  
× 灰黑的金銀紙寶，飛颺起無形  
× 的恐怖。一個女人在等待着無  
× 聲的允許。

× 一啣！我的孩子……！  
× 爲何忽視五彩世界的神奇

× 向虛無漂渺要求恩賜？  
× 路邊的禱告啊！哀怨凄惻

× 許，一個女人在等待着無聲的允  
× 許。

× 自承受傷的心靈多麼憂悵  
× ，只因對現實的信仰已經遺棄

× 憑藉；香烟，燭光，構就了安寧的  
× 憑藉。

× 是時候了，她當快活地離  
× 去，連同其真的默許。

× 然而，等明朝，香銷燭殘  
× 一切將不着痕迹……！

× 是喲！該記起了，孩子乖  
× 也不？



# 阿茵

陳孟

「太太，請你行好，放我出去吧！」她側着身子，臉頰貼在門扉上，懇求地說。

「不，除非留下孩子。」聲音是沉重的，敲擊着她的心坎。

「太太，你犯法了……」

「你可以這樣說，但是我不怕。」

她的身子沿着門扉滑下，滑下地上。她縮縮着，且顫抖着。很久，她才站起來，走到床邊。床上躺着一個嬰孩，閉着眼睛，眼角閃着淚光。她跪在床畔，伸手撫摸他的燙熱的額頭，並拭掉他的淚痕。

「可憐的孩子！」她低聲說，一串淚珠落在嬰孩的身上。他動了一動，又靜止了。她坐在自己的腳上，凝視着他，目光裡充滿了熱愛。

「他的高高的前額，厚厚的嘴唇，尖尖的下巴，多像他的父親啊！」她心裏想道。他的父親去了那裏呢？已經有一個星期不在家裏了，今天也沒聽到他的聲音……她想起了他，中等身材，三十多歲了，看去還很年青，溫柔、體貼，從不大聲說話，可就是太過懦弱了，怕老婆……而他的妻子呢，衰老、醜陋、兇惡，一切壞人的特點都表現在她的行為上。她討厭她，同時畏懼她……

「不要害怕，阿茵，不要害怕……」他緊握着她的手，安慰着她。

起初，她不敢跟他接近。可是，他對她說：

「阿茵，你應該同情我。你看，我整天勞苦，回到家裏，我需要的是溫暖，可是，我得不到，她像個鬼，你是知道的……」

是的，她知道。他的老婆時常跟他吵架，她懷疑他有外遇，她嫌自己享受不夠，而且，他們沒有孩子，她要孩子，男的最好，以便將來繼承他的遺產……

這樣，她漸漸地同情他了，她用充滿柔情的眼睛凝視他。當太太轉過身，她就握他的手掌。何況，她也需要別人的愛，她太孤獨了。她沒有父母，沒有親戚，一個人在人海中掙扎，吃盡了苦頭。現在，她在這裏做事，從早忙到晚，料理所有的家務，遭受太太無理的責罵、叱喝，先生能够愛她，不是很可貴嗎？

「先生，我只是個傭人呀！」太太打牌去了，先生從店裏跑到樓上來，同她談，同她笑，她這樣說。

「這又有甚麼分別？」他說。

有一次，他到外坡去接洽生意，太太回娘家去了，留下兩個伙計睡在樓下店裏，她則在樓上。先生比原定回家日期早一晚折回，用鑰匙開門進來，輕敲她的房門。她開了門，他抱住她。

「先生，你做甚麼呀？」

「阿茵，我愛你，我愛你……」他喃喃地說，她嗅到一點酒味。

「啊！你不知道我是多麼苦悶呀，她不是人，她真不是人啊！」

「那麼，你願意娶我嗎？」

「願意，阿茵，我十分願意！」

他更緊地擁抱她，且吻她。這一夜，他逗留在她的房間裏。

日子安寧地過去，後來，她發覺自己懷孕。她對他說：「你怎麼說呀？」

「阿茵，你以為她會活得長久嗎？」

「天呀，你要等她死後才肯娶我？」

不久，太太知道了這件事。她說：「我早知道你不是好貨！告訴我，這是誰的肉？」

她的幸福，她的前途，都在先生身上，她明白。於是，她大聲說：「先生的！」

「先生的？」太太拍了一下桌子。「我早料到有一天！」

太太暴怒了，可是，她的眼睛却射出一種陰險的光芒。她大喊着，把樓下的先生喊來。

先生站在太太的面前，好像一隻做錯了事的狗。「太太，有甚麼事？」

「這樣卑賤的一個女人，你也好打她的主意？」

「拍了一聲，她括了他一記耳光。」

事情不了了之，太太沒有進一步的表示，她不知道太太心裏怎麼想，有甚麼打算。太太的嘴巴和以前一樣少刻，她挺着大肚子，讓別人在她的背後說閒話，每天工作着。先生呢，他怯怯地

看她，不大敢跟她交談，但目光裏彷彿有抱歉的意思。

後來，嬰孩出世了，是個男的，酷肖先生。先生喜歡那個嬰孩，但少有機會跟他接近。因為太太不常出外了，隨時準備扭他的耳朵。而她愛自己的孩子，看護他無微不至，對待他親切溫柔。她吻他，輕輕地咬他，向他微笑，向他低語，凝望他，撫愛他，爲他的一些小動作大笑，爲他的啼哭感到心痛，爲他縫製漂亮的衣服，爲他編織小巧的帽子鞋子，夢裏也會見到他……

此刻，她仍然坐着，使得兩腳有點麻痺了，但她仍然望着那張小臉孔。她相信他生病了，是受到驚嚇引起的。可憐他才有一個多月大！今天早上，太太對她說：「阿茵，今天你可以滾蛋了！」

「不，太太……」

「你是要我趕你嗎？」

她咬着下唇許久，末了毅然說道：「好，走就走！」

想念先生嗎？她有七天沒見到他了，去了那裏？她有點怨他，他太懦弱了。她收拾她的衣物，裝成一個皮箱一個紙袋，左手提着它們，右手抱了她的孩子，走下樓去。她要出去了，在外面找個地方住下，然後找先生好好解決這件事情。

「慢點！」

太太閃了出來，攔住她的去路。

「放下孩子！」

「爲甚麼要放下？他是我的孩子！」

「你的？」

太太陰險地笑了。「是李家的！他姓李，他要承接李家的香火！」

「他從我肚裏出來，就是我的！」她忍住一肚子氣，說道。

「我命令你放下孩子！」太太老羞成怒，高聲叫喚。

「不放！」她衝着太太說。

太太伸過手來，要搶孩子。她放下手裏的東

西，去扳開太太的手。兩人爭持着，孩子嚇得號哭起來。她深恐孩子嚇壞，出力把太太一推，拿了皮箱紙袋，轉身上樓。

「我只等先生回來！」

「好，你等着吧！」太太隨着也上樓去了。她一進入房間，太太就從後面把房門关上，還下了鎖。她發覺了，放下孩子，撞門、打門、拉門、推門，叫道：「太太，你太野蠻了！」

「不要忘記，孩子是李家的！」

「太太，我做鬼也不會忘記你！」

「聽啊！聽啊！」太太嘲笑着，腳步聲顯示着她走遠了。

房間內，她把孩子安置在床上，一心等待着先生回家，好讓事情有個解決，雖然她不太期望于他。時間飛逝，房門依舊鎖着，她也沒有聽到先生的聲音。她幾乎要打瞌睡了，但孩子從夢中驚醒却使她抖擻起來，孩子不停地哭着，身體開始發燒。

「孩子，你千萬不好生病！」她說。她想她應該讓他服點「驚風散」，于是她走去敲門，叫道：「開門，太太，開門！」

五分鐘後，才聽見太太的聲音說：「啊，你答應留下孩子了嗎？」

「不，孩子病了，要吃藥。」

「讓他病吧，反正我跟你說不通。」

「開門！太太，要是孩子有三長兩短，怎麼向先生交代？」

「噓，你不是要離開先生了？」

她黯然地垂下頭，走向孩子。

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消逝，先生沒有回來，孩子體內的溫度一直上升。她心內焦急，雖然她已餓了，也無心拿出收在房裏的餅乾來吃，只是按時沖牛奶給孩子。

後來，黑夜降臨了，她掀亮電燈，又去敲門

：「太太，你開不開房門？」

「阿茵，你放不放孩子？」

「不，太太，他是我的。」

「阿茵，我不開門。」

過了兩個鐘頭，她又再敲門，她告訴太太關住她是犯法的事，但是太太回說不怕……她對着孩子掉淚……

深夜，孩子燒得更加厲害。她幾乎絕望了，她跪着，低低地啜泣。

太太在外面說：「阿茵，我就睡在門外，你需要我，可以隨時呼喚。」

啜泣着，想道：「難道我要孩子病死嗎？」

她想着想着……

後來，她說：「太太我答應你！」

她叫了幾聲，太太方才醒來。「很好，你簽個名，」太太說着，從門縫裏塞進一張紙。紙上說明她把孩子賣給太太，價錢若干。

「爲甚麼你不說我把他送給你？」她找出一支筆，簽下了名，把紙塞還太太。

太太很快地開了門，她僵立在太太面前像一具殭屍，太太說：「好，你可以走了。」

但她一動也一動。

「走呀，還等甚麼？」

「等着殺死你！」她的話從牙縫裏射出來，像一把刀，太太抖了一抖。「是的，殺死你！」

她走前一步，一手抓住太太的衣服，一手拿着個玻璃瓶向太太的額頭打去。太太尖叫一聲，額頭湧流鮮血，身子癱軟下去。

她鎮靜地盯着倒在地上的太太，正要轉身回房，燈下却出現了一個人影。

「阿茵……」

「你回來了？」她說，丟下手裡的玻璃瓶。

「我回來了，我對不起你，」他說，臉色異常蒼白。「我給太太擺佈，這樣來對待你。她要孩子，她不能生孩子，可是她不要那些別人生的孩子，她要的孩子，必須要有我的血，然而她又不准我討小老婆，她妒忌……」

「因此，她命令你來挑逗我？」她問，眼睛



射出仇恨的火箭。  
他逃避她的目光，負罪地低下了頭。  
「那就是說，你不愛我，却和我生下那個孩子？」  
他仍低頭。她盯牢他，像要用利刀般的眼光割出他的五腑六臟。

「你欺騙了我，我應該向你吐口水，而且，我也要向孩子吐口水。」她說，看看他，又轉頭看看房裏的孩子，然後好像是覺得一切可愛的都變成可恨的了，他們都是骯髒得不堪的污物，她拔足奔向樓梯口，登登地跑下樓，開了後門，出到小巷。

她站在那裏，午夜的風吹在她的身上，路燈的光洒在她的身上，在寒意中她的喉嚨發出一種抽搖，她銳叫了一聲，朝向黑暗的小巷深處奔去。  
「阿茵！阿茵！」一陣喊聲播送在空間，捲進了冷風裏。「阿茵！阿茵！」

## 方程式

• 林方 •

告訴我，一尊石像  
如何以盲騰凝視空寧的青天  
如何以孤盾阻擋太陽金箭的  
一星球之運轉

午寐於海涓  
數一片滄浪，聽一陣漁笛  
花葬的昨日掩埋於時間的鐵面  
而植於腫中，兩棵黑亮的種籽  
我飛於空，我游於水，我棲於陸  
告訴我，而誰是丈量圓心的直徑？  
生命的方程有太多零之組合  
零是原始的赤裸  
零是上帝的居處

## 落雨的黑夜

• 秋吟 •

在單純之下  
我躍昇，在深沉之中  
雨的舞步似我心靈一樣凌亂  
黑色的夜網阻隔了我的視線  
星星被烏雲吞噬了  
這夜已沒有了距離  
落雨的黑夜 我摸索不到你的窗櫺

妳的歡笑已被雨聲掩蔽  
溪流自眼眶的深處溢過頰腮  
似窗外的夜雨滂沱

我只僅設想今夜的夢沒有一滴眼淚  
沒有一張愁臉 以及  
沒有一聲嘆息……

## 昨天

• 狄運存 •

是昨天麼？  
那苦痛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在喧嘩的斗室裏呆思，  
在污穢的小巷裡踱步。

是昨天麼？  
今天和昨天又有甚麼分別？  
（緊握着受創的繭手，  
撫一撫乾糙的臉頰；）  
會墮入痛苦的深淵，  
在噩夢的邊緣徘徊。

是昨天麼？  
——歷一萬年的苦酸，  
含一萬年的熱淚；  
走一段長長的沙漠路啊，

## 愛的輓歌

• 沙河雁 •

唉，唉，遠了，伊甸，  
遠了，伊甸。

第一次嘗受了愛情的苦惱，  
對美麗的情語我已有所疑，  
我不再吟誦愛的詩篇，  
正如我不願以沉痛的喟嘆折磨自己。  
我也不再想及那段月圓的日子，  
想及在椰林下小情侶們低唱的小夜曲。  
最美麗的東西最易消逝，  
摯真的情感有時也要遭受愛的遺棄。

在我的感覺中這世界只在蛻變中：  
河水和海水不再交湧，  
月亮的光輝不再擁吻大地，  
薔薇花的芬芳消匿，  
百靈鳥不再唱婉轉動聽的歌曲。  
而我的意志將消融，  
我的情感也將凝鑄。  
沒有更偉大的愛能使我回轉，  
因為屬於我自己的那份純真的愛情——  
經已失去。

# 馳赴黎明的列車

魯莽

半銳的汽笛鳴鳴的一陣長嘯，火車吼着吼着的蠕動起來，慢慢地增加速度，在新月冥朦的冷輝慘淡地斜照下的原野上馳騁；長長的車身像一條蜿蜒的大蟒蛇，一節一節的掩，在這廣無涯淡的、暗沉沉的夜霧裡，只留膿蟲隆隆轟隆隆的聲響爆炸開寂的夜網，雷霆萬鈞的叩動凝結着的夜的脈搏。

或許是因為過節的緣故，三等車廂裡相當的擁擠，不但窗門上的兩排長木架堆積着許多大大小小的行李，即連座位前面的小空隙和車廂當中的一道窄窄的小甬道，也零零落落的擱滿了一堆堆笨拙的皮箱包裹，威脅地窺視着能夠轉身活動的空間，給每個旅客以一種逼迫與悶鬱的感覺。而頂上盞盞昏黃的燈光就像一些渴睡者疲憊的眼睛，無精打彩的照着每一張睡意朦朧的陌生的臉孔，幾乎在慰藉他們說：「這這漫漫的長夜的一但車的顛簸和聲浪的擾攘，其實又有誰能在此複雜的環境裡有一個安逸的夢呢？想不起自己應該做些甚麼，我不斷興奮的外瞻內顧，在迷濛的幻覺中，我彷彿還看見那一羣年青而熱

情的友伴正向着遠行的列車，向着我激情的揮手。……

列車抖擻精神不停地往前飛馳，馱載着我們奔趕遙遠的路程；車窗外的夜風陣陣，殷勤的攙着縷縷陶然欲醉的涼列輕撲在我的臉頰上，飄散擠迫的車廂所貽贈給我的蒸悶。我慵懶的把頭靠在椅背上，閉了一會眼，想使自己奔波勞累的軀體和因為激動而稍微忐忑的情緒平復下來，然而很不容易，第一次夜間的旅程所給予我的新穎興奮的感受正如丹絨武雅海夜漲溢的浪潮，洶湧澎湃的衝遠了浮漾在心湖裡的睡意，我能拋棄掉許多多等待在前頭的新鮮事物而冀求一個短暫的噩夢麼？靜靜的諦聽着下面飛騰滾動的輪軸轟隆隆的發出有節奏的單調聲響，沿住無盡長的鐵軌奔跑前進，所向無阻的迴蕩在遼闊的夜空間，我真有點迷惘的沉溺在一種童稚的歡樂中，驕傲的任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軀殼沒有羈礙的追隨列車的奔向，像夢樣的輕盈的馳騁在我熱愛的祖國土地上，接受豐腴的鄉土賦予我的穎慧。

更闌人靜的時刻聆聽夜班火車狂馳

的吼聲的那種單純的喜悅的情緒；我深切的感覺到：在我平凡蒼白的生活範疇中，沒有別種新鮮的經驗比這個更有意味和更刺激的事情了。在我居所正面不遠的簡陋的短木籬外，斜偃着一節曠廢寬做的溝渠，經常乾涸的瀦留着一片污穢的泥漿，豐茂的長滿了許多頑黠的野草和沒有名堂的小灌木。據年長一輩的人說在好些年代以前，這淤塞的溝渠原是一道深邃的壕塹，與村莊西北角的那個像池塘般的炸彈爆炸的窟窿一樣，是瘋狂暴戾的窮兵贖武者在一場混亂殘殺的兵燹中遺留下的一點點罪惡的陳跡。溝渠的盡頭是一個蕃衍着魚蝦的塘沼，塘畔隆起的堤岸上正平直的橫爬着一道漫長的鐵路，直直的，無窮盡的鋪展到遙遠迷濛的天腳下。但從我臥房的那個面向慈惠的陽光與翠綠的郊野的寬敞的木窗望出去，透過窗前的紅毛丹樹疏朗的葉隙，僅可以清晰的看見沙堤上的那一段亮青的軌道，在白色的沙礫的襯映下，彷彿是兩根緊貼在一起的鍍着法瑯的纖細的平行綫，誰也不清楚它究竟通達幾個熱鬧的驛站，膠黏多少個文明的城鎮與荒僻的村落？

依照着一定的時間，依照着一定的行程，列車如同一條神彩奕奕的長龍，不分晝夜，也不分回程趕路的永不停歇的穿山踰河，在迢迢的軌道上跋涉。白日裡，列車轟隆隆的沿着軌道打從遠處來了，漆黑的車頭像個猙獰的怪物高高噴着一道濃郁的煙陣，呼號着，拖拉着一長串漆澤顯明的車廂急急的從塘畔經過，又倉卒的向着遙遙的地平綫那邊開去，彷彿一川不知所來不知所去的流水，根本沒有人會細心的留意它的存在；然而許多開着沒有事做的孩子們一聽見那山洪缺堤的聲響，猶如發現了些甚麼刺激的事物似的，急忙的從屋子裡竄出來，指手劃腳的對着洞開的車窗歡叫，圓溜溜的眸子露出一種傾慕的光輝。至於那天真純樸的小心靈裡孕育的是怎樣的憧憬與夢想，那絕非我所能洞澈與理解的。

但我衷心酷愛與傾慕的，還是馱載着旅客甜蜜的夢馳騁在深沉的黑夜裡的列車。更殘漏盡了，整個村子像乖覺的孩子纏綿的酣睡在溷溷博的夜的懷抱中；除掉細碎的蟲豸的曼歌和村犬偶爾猖獗的吠聲，一切都無聲的聚擁着以醇釀高度的寂

靜，諦聽夜的狂妄的聲音恣意的踐踏。在闌寂的空濛裡，隱約有一種撞動所有恬靜的微弱聲浪，定時的夜班列車載着他方的慵倦遠處的來了，淒涼的呼嘯着，笨重的拋擲着，正如一陣洶湧的海潮不斷地激盪擴延，瘋狂的搗毀甜蜜的夢思，驕矜的向我証明它的到來。我每每興奮的推開虛掩着的窗扉，黑黝黝的林薄外飄浮起一片明亮的光影，急遽的往前移動，列車正從容不迫的在寂寞的軌道上疾馳；車頭的一盞強烈的燈光像一隻炯炯閃爍的眼睛，光芒四射的粉碎週際的黑暗；洞啓着的車窗如一長串晶瑩閃熠的珠子，稍縱即逝的在塘邊滾轉，劃破了薄敷着一層微光的玲瓏剔透的夜，撒下一片更深沉的黑暗，一陣漸速漸微的響動。

「幸福的門永遠是為他們而開設的。」望着那一個個燈火輝煌的車窗，我往往沉溺在一種迷濛單純的情懷裡，雖然我不能由那一個個開着的窗子清晰的窺見一點屬於車廂中的人們的秘密，也不明白他們正在做些甚麼，是睡着還是醒着。我常以自己幼稚的穎慧想像着這些漂泊的旅客們所據有的不可蠱測的夜，他們多麼幸福，憑窗支頤的聆聽夜的訊息，細數浮漾在穹蒼裡的星顆以期待第一片飛落在窗框上的陽光；一旦昏透了，闔起枯澀的眼臉，身子又似趁長風破萬里浪的輕舟划向另一個陌生的村鎮，那不是極耐人尋味的樂趣麼？生命應該是——道銀波粼粼、曼歌潺潺的溪流，

以動的旋律點綴自己節亮的人生，況且是為着對廣袤的祖國親切的熱愛，為着看到許多人們臉上歡欣的朗笑，為着自己綺麗坦達的鵬程，我為甚麼不能像 遊天地間的哲者解脫出家園的繩索，任列車的馱載以踐實自己年青的胸志，認識錦繡河山的磅礴壯麗呢？

此刻，歡欣的憑據着一方嵌滿夜的風貌的車窗，擁抱着想像中所欣美的幸福，我淡然的遺忘了這個茫茫的黑夜，更遺忘了在茫茫的黑夜深處，是否還有一個像我一樣渴慕凝鎖成跡遍每一寸鄉土的遠志，振奮的推開虛掩的窗扉，癡癡的凝視那成排明亮的車窗以窺探車廂裡的人們的一舉一動，响在我暫且的踢落一切的羈絆，飛出了那哺育我成長的畛域作一次縱情歡樂的徜徉？想起丹絨武雅騰的飛濺聲裡的傾訴，綠意盎然的玉傘樹蔭下的腳跡，燈色明燦的北海沙灘上的逡巡，魯乃村的夜宿，我開始懷悟於青春，的驕傲與深厚善良的情愫的偉大，我更應該知道怎樣的珍惜這馳赴典範的黎明，以熱情、敦睦、磨礪的舖砌一個友誼的光圈。

金環半圈的新月羞赧的墮落在沉沉的林梢間，遂又無聲的沉落了；閃熠的星羣凝冷的聚泊在遼渺的天河裡，綴以一種挪揄的神情，迷漫的輕蔑喧擾擾的人羣取得天上的火種仍沉淪於罪惡的黑暗的狂瀾裡，照不亮荒郊野嶺間的一片黑影。謹慎的遵循穩固的軌跡的指引而無睹於前路的漆黑迢遠與峯壑的險

駭峻峭，奔馳的列車呼嘯着安然的橫輾過遼瀾深遠的武意美拉湖，像一個凱歌高唱的英雄昂揚的載着我們去探尋黎明的踪跡，去追踪朝暉的金輝；沒有色澤的風景的車窗開始展現一幕迷糊的景象——密集在咖啡山嶺的七盞閃爍晶亮的燈光徐徐的浮起，點點來和的光芒穩定的從夜霧裡透射出來，正如一簇小小的星顆親暱的擁偎着，那麼淡雅，那麼迷離，那麼神秘，傲岸的以這特殊的標誌鮮明的象徵這一個瀟瀟湖光山色的城鎮。

「假如有更好的機緣，我們一定要讓自己年青的腳印烙遍那旖旎的山湖，深刻的認識它——這個擁有趣味昇平盛世的名字的地方。」把頭靠在窗框上的偷傾慕的望着那盞盞飄浮在無垠深的蔭暗中的燈影說；他是我在這迢迢的旅程上唯一的同行朋友——一個被幸福擯棄於門外而在苦難的境域裡倔強的站起來的青年。

我沒有說甚麼，只緘默的甩掉一隻莽撞的停歇在我右邊袖口上的青色的蟬兒，既不願對激情的自己有所表露，也不願對疲乏之友伴有所敘述；其實，偷說的那句簡單的感情獨白，不正道出掩藏在我心坎裡的壯麗的著意了麼？我還需要畫蛇添足的說些甚麼呢，當我們心靈深處都有着共同的默契？

像擺脫了行程上的一切驚恐與險阻，火車驕傲的穿過鑿通峭壁和隧道，悄悄地拋落給寧謐的夜揉和了的江沙，在凌晨二時零七分

安穩的開抵傍濱近打河的產錫王國的首邑怡保，權且在在這委屈的隱潛於朦朧的夜色中的車站裡作片刻養精蓄銳的逗留。這是北馬路綫上一個最裔皇最熱鬧的驛站，週際燈火熒熒，徹夜不滅的明照着，灑散着一種異樣的甜蜜和溫柔，燦然的揚開嘩笑的黑潮恣意的侵襲；長長的月台上紛紛的層集着許多即將踏上征途以及送行的層集着許多成羣漫無秩序的互相交錯攢動，用低沉的語調頻頻地寄意道別的虔誠的囑咐、關照和祝福，彷彿一切儘在告訴披帶一身異地燈光的過途的旅客矇矓的懷悟一點屬於這都邑的文明與繁華，給他們迷糊如夢的記憶抹上一筆永不消失的色彩。

「哎，這班夜車怎麼擠得這個樣子呢？真是活受罪。」  
「快呵，快呵，趕緊幫我搶個座位，先安頓下這孩子……」  
湧漲着的喧嘩刺耳的聲浪不斷的朝向車廂滲透，焦灼的尋覓着座位的旅客緊張的提攜着沉甸的行李在甬道間穿梭，像一陣陣教死水激起狂瀾飄盪的勁風，急遽而不着痕跡的捲走了一車狡淺的寧謐和旅客模稜的夢囈，整串列車隨即漫漫在擴張着的混亂狀態中；而車廂裡原有的旅客泰半閒散的燃點上香煙的僵坐着，一雙雙透露虛和漠然的眼裡帶點敵意的欣賞一幕幕爭執座位的不愉快的插曲，一切都是那麼不相干的。我煩躁的把頭探向車窗外，月台上依然是一片熱鬧和騰沸的氣息——一檔檔賣冰淇淋

、賣生菓糖食的流動小販沿街的喊叫，曳着長長的顫抖的聲調像在悲唱生活之歌；而每個洞啓的車窗前總疏疏落落的擠擁着幾個殷勤的送行者，和車廂裡的親屬喋喋不休的珍惜這份傷感的離情。在驛站角落的燈柱邊，一個穿着制服似警察模樣的中年人，把雙手抱放在胸際上擺個高度悠閒的姿勢，說哩咕嚕的不曉得正對他旁邊的人說些甚麼。

「你聽到那警察說甚麼嗎？」靠在窗框上的倫碰碰我的左肘，但沒等我回答，他還輕聲的補充了一句：「他說單是這驛站就有五百個搭客上車呢！」

「五百個搭客？」火車怎麼還不開行呢？」我驚訝的望着那些因找不到座位而無可奈何的擠聚在甬道上和站立在車門旁的旅客，埋怨的說。真像是虛脫了一樣，我癱軟的擁抱着鬱悶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心坎裡瘋狂的呼叫着，焦灼的等待汽笛嗚嗚的長嘯；但一個坐在我右邊的小胖子却真够勁，動也不動的縮起兩隻腳毫不客氣的直打着响亮的呼嚕，彷彿正醉心的熱戀每陣迴旋於夢湖裡的飛艇，預先以翼化的靈魂飄向即將奔赴的城鎮。我想真正的幸福永遠只屬於像他這樣的人的，在這蒸鬱窒息的旅途上。

預告鬧車的笛子終於吹起來了，像一支揭開悲歡離合的人生序幕的前奏，不問是激奮的歡笑鼓舞，還是悲戚的低泣傷神，始終是那樣的迫切而張惶的挑動每一顆戰慄的心，漏起最後的一陣瀕於高潮的喧鬧。

。當汽笛再度嗚嗚的鳴叫，擁擠得如罐頭的列車開始在旅客不耐煩的期待中慢慢地朝前移動，神氣昂然的鑽進深沉無垠的黑暗裡，甚麼都看不到了。

廣袤的郊野是荒寞冷寂的，一抹黯淡的夜的影子委婉和諧的湮沒了遠山的巍峨，緊鎖住幽谷的深邃；幢幢黝黑的樹影像梳齒般互的毗連着，迅速的往後奔跑，看着一切都模糊得如籠罩在一襲沒有涯際的羽紗裡，任誰也描不出一絲絲的綠。霧重風涼，車廂裡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動不動的蜷縮着，深埋着臉的徘徊在抖盪的夢的邊緣上，承接一心甘餒如蜜的朦朧；而我什麼也不望的望着什麼，疲弱的任沉甸的眼簾向下滑落，慢慢的，一車的人和燈也全跟着向下滑落，遠了，但列車仍固執的在風沙飄揚的旅途上作永無休止的跋涉。

是甚麼時候了，頻繁的鳥聲婉轉的唱落了原野晚會的大銀幕，橫浮在車窗外的陰翳逐漸的薄弱，像一張收斂起的藕灰色的破網，漫漫的從遠遠的地方移向濛濛的樹梢葉隙，隱遁在層層疊疊的山麓下一湖平靜無波的天宇晴朗的恰似一片碧澄裡走動着曙色熹微的光影，一點一點的濡染着瞬息萬變的雲霧，祭起了黎明璀璨壯麗的彩旗。在這新鮮的牛乳樣的曙色中，對我似乎陌生已久的紅色的朝暾剛剛從遠處峯巒上滾出半個漩渦似的迴轉着的大圓弧，馬上在林子裡洒進一支

支渾沉沉的光柱；而第一個訪問這一夜長途馳騁的列車的，是第一片飛落在窗框上的金輝燦爛的陽光，在每張朗笑的臉龐上作一個最溫馨的熱吻。心情激奮的憑窗眺望，視境是一望無際的伸向天邊的翠綠，舒展在金光萬縷的朝陽裡，我的胸

襟也如同這擴展到沒有涯際的大地一樣的遠澈，清新，延流向無極的天隅。

列車還在振奮的奔跑，像馱載着我們英勇的渡過一個漫長而黑暗的世紀，正馳赴我們期待的金色的、幸福的黎明。

### 基本定戶的利益

- (一) 訂十二期，請惠四元三角，即贈定價一元六角之「夜鶯曲」一冊，定價二元之「華文自習談座」一冊。實際僅花七角錢，便可全年享受閱讀。
- (二) 讀者郵購部開幕，基本讀者購買本版書，外版書，皆得廉價優待。

### 鋪平道路

- 試試試 試試試 試試試
- 憑憑憑 憑憑憑 憑憑憑
-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 校校校 校校校 校校校
- 離離離 離離離 離離離
- 劍劍劍 劍劍劍 劍劍劍
- 教育教育教育
- 商商商 商商商 商商商
- 初初初 初初初 初初初

練習考場作文  
 臨場鎮定  
 詳答歷年考題  
 溫舊知新  
 提供參考資料  
 有備無患

為讀者應付華文科

## 教與學月刊

# 午後

于翎



午覺醒來後，他一個人坐在露臺上，眺望着那靜靜的躺在叢林圍繞中的湖。它跟離他所居住

的木樓並不遠。穿過樹梢，他看見它是那末凝靜、那末湛藍；這使他聯想起她的眸子。

山坡下面响着一陣嘻笑聲。他知道孩子們又在湖邊玩紙船，或捉迷藏了。他彷彿看見他們紅潤的臉上，綻開着一朵朵幸福的笑容。

放眼望去，滿山都長着白頭蘆葦，在清涼的微風中輕輕的搖曳着，以一種極瀟灑的風姿，且發出細碎的顫聲。滿山的野草，雖然仍殘留着綠意，但，有些已開始枯黃了。

忽然，他想起，她曾來信說過今天來這裡探他的。早餐的時候，他的朋友說爲他駛車入城去接她。而現在，他看看腕錶，已是午後二時許了。也許她現在還端坐在他朋友的車廂裡，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着吧？他想。

孩子們嬉笑聲從山坡下面愈來愈近。他們大概已玩倦了，要回家了。嘻笑聲到了他居住的木樓下，之後，他便聽到木樓梯在幾隻小腳的踐踏下，發出凌亂而急促的响聲。接着，房門就被推開了。

「元叔叔！」四張小嘴巴同時張開着，露出

潔白的牙齒。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枝蘆葦，胡亂的搖幌着。

「啊，你們乖——快出去，不要踏進來！」他霍地從安樂椅中站起，跑過去，把他們推出房門外。

「房裡空氣不好，你們下去等我吧。我一會兒就來。」他把他們哄了下去，才鬆一口氣。

「元叔叔，善姐姐是不是今天來探你？爸爸已駛了車去接她了。」

「元叔叔，善姐姐會說故事，她來時，你要她給我們講白雪公主吧！」

他們還站在樓梯下面，用烏溜溜的眼珠兒望着他。他叫他們到這些地方去等他；然後他走回房中，服食了兩片白色的藥片，換過了衣服，才走下去。他給他們說了一個故事，不久，他們的母親就來把他們帶回去了。他到附近散了一回步，才走回房裡，再坐在那張椅上，無聊的拿起尤利·巴基著的「秋天裡的春天」，漫無目的地翻着，總看不入神。

風，輕輕的拂掠着他的衣服，使他有點兒涼冷的感覺。露臺周遭幾棵蒼鬱的老樹，有些葉子已經枯黃了，風一掠過，它們顫抖的輕嘆了一聲

，便飄然落下來。午後的陽光，透過枝葉間的空隙，變作零零碎碎的金片，斜斜的，以一種極輕柔的姿態，灑落在消瘦的身上。靜，原始的靜。他似乎覺得慵倦，伸了個懶腰，站起來，向靠近露臺的枝極摘了一片綠中帶黃的葉子，放在手裡搓揉着，毫無意思的。一會兒後，他又回到椅上，坐下去，閉上了眼睛……

朦朧中，他彷彿看見他的朋友帶她來了。她手上捧着一束白菊花，帶着微笑，爲他插進他書桌上的花瓶中。

「婉善，你終於也來了！」他興奮的喊着。

「來了！」轟地，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傳進他的耳膜。他的肩膀受到輕輕的一拍，他就醒過來了。眼前映出他朋友碩壯的身影；那張黧黑的四方臉上，有兩顆發光的眼眸在肅穆的注視着他。

他掉轉頭，望見房裡並沒有別人，露臺上只有他的朋友和他兩個人，他的心就明白事情的結果了。

「去過來了，在她家裡足足等了兩個鐘頭，還不見她回來——她的母親說——」

他沈默地點點頭，表示明白他朋友吞回肚子裡去的話。

「文誠，我看你還是好好的在這裡養病，揚棄你的記憶吧！」他的朋友用低沉的聲調，勸他說。

「嗯……謝謝你……」他垂下頭，把那本「秋天裡的春天」從地上拾起來，隨手翻弄着，在末的一頁上面，看見：「……學生的嘴唇露出痛苦的微笑。他低下頭說：『先生，我恭恭敬敬的報告現在是秋天，……秋天……』」

他合上書，露出一絲苦笑，望望他的朋友；兩個人都默然無言。

轟地掠過一陣涼風，把樹枝吹得悉索索的作响，空中飄下幾片黃葉，帶着秋天的蕭瑟，降落在他的心上。

來自地球的書信



吐溫的米蘇里州人，幽時時染有悲哀的色彩。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如「海外無罪的人」和「哈克貝利」

里芬歷險記」，不時出現一些陰沉的默想。他的後期著作，如「神秘的陌生人」，更是充滿了這種驅散一切快樂的默想。馬氏在一九〇九年所寫的最後著作，充滿了對於人類和神靈的悲哀而絕望的攻擊，以致他的女兒嘉拉·沙慕蘇在他死後拒絕出版這本遺著。她可以說是遵照了馬克吐溫本人的半開玩笑的勸告。他寫信給朋友何威斯說：「明天我打算寫一篇東西，如果我的後人胆敢在二〇〇六年出版它，將會因此被活活燒死，——不過我斷定他們不敢。」現在離開二〇〇六年還很遠，

馬氏所謂禁書的大部份，都在「來自地球的書信」(Letters From The Earth)中面世了。這些信並不能夠多多幫助我們了解馬氏在早期著作中對宗教的觀念，同時也不致於像他本人所想像的那樣驚世駭俗。不過馬氏從來沒有這樣劇烈而惡毒的幽默地放肆攻擊宗教。這部

本刊資料室

「來自地球的書信」是馬氏的一部最後遺著，目的在把聖經的新舊約形容成一種描寫宇宙的滑稽小說。馬克吐溫利用幽默去取笑聖經，他儘量咬文嚼字，照字面死板解釋，使它變得不成樣子。他提出的最大責難是：上帝的美好與眼前所見的世界上一切責難竟可並存，這將何以解釋？這本來就是一项古老的問題，曾難倒比馬氏更偉大的思想家，產生了許多偉大的默想。馬氏在書中借用撒但惡魔的名義，向天上的米爾爾和嘉俾爾大天使寫信，解釋有生有死的人類對於各種問題的古怪信仰。

馬克吐溫晚年百病纏身，他在「來自地球的書信」中，大部份富有靈感的篇幅都用來描寫疾病。他在解釋聖經中洪水滅世的故事時，把疾病來源歸罪於諾亞老人。他說：「當諾亞發覺疾病的媒介使者蒼蠅，還留在地上，於是下船來再把它帶進船艙去。蒼蠅受到熱烈歡迎，諾亞一家人站着脫帽高頌感謝和讚美的聖詩，尊敬蒼蠅是神靈創造的，這隻神聖的昆蟲就這樣由神靈的意旨得以保存下來。」其他作惡的動物也加入蒼蠅的行列，登上諾亞方舟：「傷寒菌和霍亂菌、狂犬病菌和破傷風病菌，還有肺癆菌、和黑死病菌，以及幾百種貴族病菌，特別珍貴的受造物，替上帝把愛帶給人類的病菌，以及色迷的父母遺傳給子女的珍貴禮物——這一切都必須由人類在肺部、心臟、腦髓和腸胃之中供給精美的宿舍豐富的酒席招待。」至於在天腸中居住的病菌，高唱一首快活的詩歌：「大便秘結，啊，大便秘結！快活的聲音在高唱頌揚直到人類最偏僻的臟腑中頌讚它的造物主的聖名。」這部書中的其他幽默文章——許多已經發表過了——看去比較熟悉而沒有什麼精采。只有一篇未完的小說「黑暗的大海」，可以和「來自地球的書信」相比。毫無疑是馬克吐溫最陰沉的著作：是幸福生活行將面臨的噩運的寓言。該小說的內容簡要是：父親替兒女買了一具顯微鏡；他很想知道在玻璃片上的一滴水，生命的情形究竟怎樣。於是忽然之間，全家人都坐在一隻船，在這片充滿細菌的汪洋大海中航行。真實的生活變成一個夢；現實是在永遠黑暗的大海無目的、無休止的航行，海中到處有張牙舞爪的怪物。最後，這滴水乾了，一家人都被顯微鏡的光芒燒成焦炭。馬克吐溫不必借助宗教的地獄，他自己會創造他本人的地獄。馬克吐溫晚年的悲觀和陰暗思想，部份原因是他本身的悲劇造成的：他在短短的幾年中，妻子和兩

個女兒先後不幸去世。不過，他也是一個十九世紀的浪漫派美國人，對文明社會抱着浪漫派人士的反感，因此，他也對有組織的宗教抱有反感，因為他認為上帝只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年歲越大，他的反感和敵對態度就越深。他本人對天堂的理想或許就是避開人類，與哈克貝里芬和占姆（兩人都是馬氏名著的主人翁）一同沿着孤獨而和平的河流，一直漂流下去。

## 劫匪

莎士比亞的名著「風暴」中，在那座神話的小島上，人類獸性的力量肆無忌憚的自由放縱，後來，布洛斯白洛發揮他慈善為懷的仙術，和平地阻止了它的橫行。在同樣神話式的約納巴塔法郡（以下簡稱約郡）中，這塊密西西比州向來黑暗和流血事件層出不窮的地方，也起了同樣和平的變化。那裡仍舊有邪惡存在，不過却不能任意橫行；沒有強姦的事發生，也沒有遭受私刑或者謀殺的事件。

威廉·福克納在「劫匪」(The Reivers)一書中，描寫一個愉快的布洛斯白洛，引人入勝。福克納像一個坐在轎上講故事的老人，敘述多情的往事，他講故事的才幹，只有馬克吐溫才可以一較短長。這也不足奇怪，他三十多年來，一直熱烈的愛着約郡，和約郡的克苦勞勞而且到最近還生活在陰影中的居民。

書中的時間是一九〇五年，故事的主角是約郡出現的第一批汽車中的一輛「佛來耶」式汽車。它的主人魯西友布里斯特，是約郡最古老家庭的一員。不過，驕傲的汽車司機，却是布翁，他是一個孩子氣的人物，「堅忍、忠實、勇敢却又完全不可靠」。

布翁就像一個天真的機器迷一樣，很想擁有這架汽車，他設法利用主人布里斯特的孫子，小魯西友去幫助「借到」這輛汽車，經過二十三小時半的長途旅行，他們勇敢的跨過八十哩的沼池地帶公路，打破前人的紀錄，布翁和小魯西友抵達孟非斯城。經過四天之後，他們又返回家裡。在這個時期中，他們碰到一連串奇異的插曲，輸掉了汽車又再贏回來，找到一匹走失的馬而去參加賽馬，又在孟非斯城中李巴小姐開辦的宿舍中過了一夜。

福克納說：「沒有所謂過去的一百年來發生的事件，全部好像在面前展開。他忘不了內戰時悲慘痛苦而又似乎甜蜜的回憶。福克納並不在創作小說，而是回憶他不斷增加的體驗到的軼事和言行。」劫匪——這部小說也不例外。布翁和魯西友在一九〇五年的奇行異事，由魯西友在一九六二年講給他的孫兒聽。魯西友大部份是回憶他在十一歲做兒童時經歷過的事件，歷歷如在目前。不過，有時為了表示現在不如以往，他也以過去的形式談到美國和約郡到目前曾發生的事。

魯西友本人的祖父，在這篇故事結束的時候，向魯西友說：「沒有一件事是忘記了的，沒有一件事是過去了的，這太珍貴了。」

讀者可能不希望閱歷福克納描寫的生活，不過，這個故事中不斷發生的奇行異事，並不是點綴而已，而是生活方式的一部份，是一種人生觀，是福克納多年來賴以成名的一種寫作技巧。

「風暴」並不是「李爾王」(兩者都是莎士比亞的名作)，而「劫匪」也不是「聲音和憤怒」(兩本都是福克納的著作)那些希望看到描寫悲觀現實的批評家，可能會覺得這本小說是幻想的逃避現實主義。這部小說有時也接近純粹的感情主義。不過，福克納也曾說過：心裡保守的事物，就會變成真理。福克納的心，幾十年來一直熱愛着約郡，它的文辭溫柔，以及恐怖事件和喜劇變幻。不管怎樣，「劫匪」是一部愛情的著作。

## 親愛的人兒

林白女士 (Anne Morrow Lindbergh) 在她過去的小說中，擅

長直接敘述和女性特有的深入而細膩的觀察，這種技巧雖說是雕虫小技，不過仍舊無懈可擊。最近的這本小說「親愛的人兒」(Deasily Beloved) 是林白女士大膽的嘗試，想表達一些關於婚姻和愛情的新鮮見解。在書中的婚禮中，九位賓客都發表他們對婚姻的感覺。沉默的新娘母親回憶到她的一生在生育女和在廚房中相當快樂地度過的時光，不過她却在想：婚姻是不是只有這些東西？愛好修飾而心中困惑的新郎的母親，一度熱戀過一位情人，都未能雙宿雙飛，她斷定說：即使不幸福的婚姻，也有在精神方面昇華的希望。一位女僕相却在仔細推敲婚前性交的原因和理由。祖父回憶當年他怎樣在蜜月中把新娘的睡衣燒毀，把她嚇了一跳；他認為婚姻的爱情，不過是使人類生存下去的同情心的一部份罷了。

林白女士在這部書中，很多表現出一種微小而值得回憶的觀察力。不過，就大部份來說，她的這部婚姻講座，老生常談和拾人牙慧的地方太多，而新鮮的見解可惜太少。

友聯出版社兩種文史研究叢書

## 中國文學史綱 論再生緣

趙聰著 一元二角

陳寅恪著 六角

# 在海之濱

于青

「雲！」  
「嗯。」

隨着這應聲，從柏油路旁的一所半舊洋房的綠窗裏，伸出一個圓臉來，對着這青年親切地笑了笑；這青年的心窩，便覺得暖和和的。

不一會兒，她從屋內推出一輛腳車，敏捷地往上一跨，就和他並肩地在路上馳騁着。這條路直通海濱，他們沿着這條路直往前奔馳。「得、得、得、得……」的腳車聲響，是多麼的和諧。兩旁高大的樹，交疏成蔭，更時時有婉轉的鳥鳴聲自林間葉隙傳出。陽光從葉間瀉落，替灰色的大道鋪滿各種天然的圖案。在這幽靜的晨之道上，他們的心情如小鳥般地愉快。

不久，他們來到海濱，這時陽光早已在海面上閃爍了，點點帆影，隨風遠去。清冽的海水，時時有歸來的漁船划過。天宇是一片蔚藍。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他們揀個幽靜的樹蔭下，放好了腳車。她邊跑邊跳到臨岸的岩石上。他鎖好車，也跟着她，走到岩石上，挨近她的身邊坐下，他望着她那映着朝暉的圓臉，怔怔出神。同時，握着她的手，放在掌上輕輕地撫摸着。她嬌慵地把頭靠着他的肩膀。心靈和心靈的感應，使他們沉湎於無比的快樂中。

周遭的一切是那麽美好，幽靜。太陽溫暖地照耀着他們，浪花擊岸，為他們低唱祝福之曲。他意味深長地說：

「能永遠生活在這裏，該是多麼幸福啊！」  
「嗯。」同時回報給他一個甜蜜的笑容。她那雙又黑又亮的大眸子，直瞅着他那清瘦的臉，他不禁伸手愛憐地撫摸着她那甜蜜的面龐，喜悅地伏在她耳邊，情不自禁地叫道：

「雲！」  
「什麼事？」  
「把要說的話又吞回去。」  
「他發覺他的失常，追問道：『什麼事？』」  
他喃喃地伏在她耳邊咕噥了幾句，她的臉馬

上飄上兩朵紅雲，嬌嗔地把頭在他那壯闊，溫暖的懷中亂撞。他激動地把她摟緊，扳起她充滿快意的臉孔，低聲詢問道：

「不願意嗎？」

感到迫人的凝視，她把雙眼輕輕地攏合起來，默默地等待着，企求着。他被熱情所溶化，不自禁俯下頭來，輕輕地在她唇上一吻。他們沉溺於溫馨的夢鄉中，初戀的情潮被他們浸沒了，小喜雀也為他們幸福的歌唱。

## 穿過公園的日午

。王憲陽。

在陽光下。走過這長街

那些男孩子們吹著長長的口哨

那些女孩子們跳著青青的草裙舞

選擇一些晴天。一些花季

穿過公園炎熱的日午

那棵棵麵包樹懶於擺動

那些男孩子們油漆著襯衫

那些女孩子們談論著髮型

總是那麽多那麽多的日子

植物園植不出一棵歲月

那些男孩子們在梧桐樹下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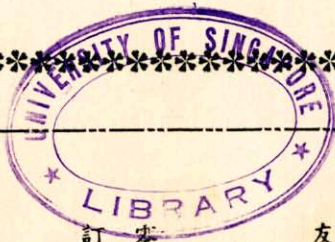
那些女孩子們在酸棗樹下追逐

動物園不展覽陳舊的標本

展覽著許多流浪的異鄉人

那些男孩子們學著長頸鹿的雕像

那些女孩子們仿著紅孔雀的美學



## 蕉風月刊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一二一第  
號月一十年二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  
電話：五一九六九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〇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訂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